

妙峰福登的傳記和遺跡

日本國立愛媛大學法文學部 教授
邢東風

摘 要

妙峰福登（1540-1612）是晚明時期著名的高僧，他不僅精通佛法，而且擅長工巧，在以建築形式表現華嚴理念方面，更是無人能及。妙峰生前建造了許多聖像、寺宇、橋樑等，其中有的遺存至今，澤被後人。然而有關他的介紹，大多根據一部分史料記載，很少有對他的學術性考察，至於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沒有得到恰當的評價。實際上，關於妙峰的史料還有很多，各種記載互有出入，除了傳記資料以外，還有相關山寺志中保存的遺文，以及遺跡實物資料，如建築、鑄件、碑刻等等，這些資料尚未經過系統的調查和梳理，本文試圖彌補缺憾，以《寶華山志》中的妙峰傳等多種資料為依據，辨析妙峰傳記內容的分歧，弄清他生平事蹟的經過，揭示他和同時代人物的關係，確認他的遺跡及其歷史原委，收集他的作品，從而更清楚地展示妙峰的特質以及他在佛教史上的貢獻。

關鍵詞：妙峰福登、憨山德清、華嚴、明代佛教、建築

妙峰福登（1540-1612）是晚明時期著名的高僧，他不僅精通佛法，而且擅長工巧，生前建造了許多聖像、寺宇、橋樑等，其中有的遺存至今，澤被後人。說到妙峰大師，網上不乏介紹，有關他生平事蹟的敘述，大多源於一部分史料記載，而很少見有與他相關的學術性考察，至於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也沒有得到恰當的評價。實際上，關於妙峰的史料還有不少，各種記載頗有出入，除了傳記資料以外，還有相關山寺志中保存的遺文，以及遺跡實物資料，如建築、鑄件、碑刻等等，這些資料尚未經過系統的調查和梳理，本文試圖彌補缺憾，以這些資料為依據，辨析妙峰傳記資料中的分歧，確認他的遺跡及歷史原委，從而更清楚地揭示妙峰的特質以及他在佛教史上的貢獻。

妙峰的傳記有多種，按形成的時間順序來說，最早的是蘇惟霖的〈御賜真正佛子妙峰大師行實碑記〉（以下簡稱〈行實碑記〉）¹，作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也就是妙峰去世的第二年。後來刻立成碑，立於五台山妙峰舍利塔前，相當於塔銘。作者蘇惟霖，字雲浦，號潛夫，江陵（今湖北潛江）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曾任兩淮巡視、巡按山西、河南按察副使。與公安三袁關係密切，著作有《兩淮遊草》、《西遊草》、《西遊詩餘》、《西遊雜著餘》。蘇惟霖早年在北京就認識妙峰，到了妙峰晚年，又在太原見過，他的記載當然是妙峰傳記的第一手資料。

其次是憨山德清（1546-1623）撰寫的妙峰傳。憨山也是晚明時期著名的高僧，年輕時就與妙峰相識，結為道友，一同在五台山生活了八年。妙峰去世後，憨山為他作傳，這篇傳記也是關於妙峰的第一手資料。

不過，憨山的妙峰傳有兩個版本。一般常見的是〈勅建五台山大護國聖光寺妙峰登禪師傳〉（以下簡稱〈夢遊集傳〉），收在《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²，這是一個簡本，大約三千七百字。另一個題名〈妙峰登禪師傳〉（以下簡稱〈寶華志傳〉），收在清代劉名芳編纂的《寶華山志》卷十二³，這是一個詳本，大約五千餘字，但是很少有人參考⁴。這兩個本子一簡一繁，相差一千餘字，可是兩本的基本內容和敘述順序大體相同。對於這種情況，日野比丈夫認為是某人在憨山撰寫的妙峰傳的

¹ 蘇惟霖的〈御賜真正佛子妙峰大師行實碑記〉載於趙林恩《五台山碑文》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23頁。以下引自這篇碑記的文字，不再另注出處。

² 憨山的〈夢遊集傳〉載於《卍續藏經》第27冊，第634-639頁。以下引自這篇傳記的引文，不再另注出處。

³ 〈寶華志傳〉載於《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4冊，廣陵書社，2006年，第473-499頁。以下引自這篇傳記的引文，不再另注出處。

⁴ 日本學者日野比丈夫有〈妙峰福登的事蹟について〉一文（載於《塚本善隆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集》，塚本博士頌壽紀念會刊行，1961年，第583-595頁），是筆者所見唯一提到〈寶華志傳〉、並據以考察妙峰事蹟的學術論文。

基礎上，再加上其他資料改寫而成。這就意味著〈夢遊集傳〉是憨山的原作，〈寶華志傳〉是在憨山原作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擴充本。然而在筆者看來，實際的情況恐怕剛好相反，就是說〈寶華志傳〉才是原作，〈夢遊集傳〉是對原作刪節而成的壓縮本。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有以下理由：

第一，兩本相較，〈寶華志傳〉多出的部分和〈夢遊集傳〉減少的部分，大多集中在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處，而基本內容和文章結構並無差別。假如〈寶華志傳〉是對〈夢遊集傳〉加以擴充而成的，那麼像這樣只在細微處改動的擴充有什麼意義呢？好像沒有必要。反過來說，假如〈夢遊集傳〉是對〈寶華志傳〉化簡而成的，那麼這種只在細微處改動的化簡有沒有必要呢？答案是可能有，例如在把文章刻在碑上的場合，由於碑面字數的限制而不得不把原文刪節，於是需要做成壓縮本。〈夢遊集傳〉很可能就是〈寶華志傳〉的壓縮本。

第二，通過兩本對照可以發現，〈夢遊集傳〉的內容沒有超出〈寶華志傳〉的範圍，它除了在對〈寶華志傳〉作了刪節的地方有文字改動以外，其他部分基本上保留了〈寶華志傳〉的原樣。而且，刪節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將細節的敘述加以化簡，因此刪節以後的文本依然保持了原本的內容梗概、敘事順序和文字風格。假如是增補改寫的話，很難做到這一點。

第三，〈夢遊集傳〉對原本的刪節，分佈在原文各處，可以說從頭到尾都有刪改。像這樣涉及全文的改動，一般來說只有在刪節縮寫的場合才可能做好，假如是增補改寫的話，很難做到既面面俱到，又在各個修改的地方都和原文銜接得天衣無縫。

第四，大家知道，改寫文章，通常是由繁化簡易，由簡變繁難。把長文壓縮成短文，比較容易保持原文的內容和風格；相反，把原文加以擴張，特別是修改他人作品的場合，很難在內容和風格上跟原作保持一致。〈寶華志傳〉和〈夢遊集傳〉相差一千多字，而內容和文風竟然沒有明顯的差別，這樣的結果很有可能是由長文化簡而來。

至於〈夢遊集傳〉這個刪節本的作者是憨山本人還是其他什麼人，現在說不清了，但是它很早就被當作憨山的作品而編入《夢遊集》，而且其內容也沒有超出〈寶華志傳〉的範圍，所以我們不妨把兩個版本都看作憨山的作品。憨山的妙峰傳不知作於何年，但其中提到了蘇惟霖撰寫〈行實碑記〉之事，可見它作於蘇惟霖之後。就兩個版本來說，應當是〈寶華志傳〉在先，〈夢遊集傳〉在後。就兩本的優劣來說，〈寶華志傳〉的記敘更清楚、詳細，因而也更便於利用和參考，但是其中有些文字的錯亂和缺漏，可以根據〈夢遊集傳〉來校改。

憨山晚年作有《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以下簡稱《憨山年譜》),按年代順序記述他自己的生平事蹟,其中含有涉及妙峰的內容,有的記述還很詳細,因而也可作為妙峰傳記的補充資料。其中關於妙峰的記述,與〈寶華志傳〉比較接近,只是敘述順序有所不同。據錢謙益(1582-1664)說,憨山「向有手筆草藁」,就是說憨山以前就有自己年譜的草稿。這樣說來,憨山撰寫妙峰傳時,很可能參考了自己的年譜,年譜中關於妙峰的記載,成了妙峰傳的素材。

憨山去世以後,他的弟子顯愚觀衡(1579-1646)寫了一篇詳細的傳記,叫作〈曹溪中興憨山先師傳〉(以下簡稱〈憨山傳〉)⁵,大約有八千字,其中也有涉及妙峰的內容,可以參考。觀衡的記述,很可能是根據〈寶華志傳〉或《憨山年譜》而來。

再稍後,到了崇禎年間,明河的《補續高僧傳》卷二十二也有妙峰的傳記,叫作〈真來佛子傳〉。此傳主要是依據〈夢遊集傳〉作成,但也有若干事項是參考其他資料寫成的。

另外,與妙峰同時代的鎮澄(1547-1617)作有《清涼山志》,書中卷三也有妙峰傳。《清涼山志》在清康熙年間和民國時期都經過修訂,其中的妙峰傳有可能是後人增補,該傳基本上依據〈夢遊集傳〉作成,但是保存了若干五台山的相關記憶,亦可參考。

清代編修的傳燈史書裡也有妙峰傳,但都比較簡短,所依據的資料也不太清楚。

下面就以〈寶華志傳〉為基本線索,參照其他資料,對妙峰的經歷、事蹟、遺跡以及相關人物、事件等進行考察。

一、早期經歷

嘉靖十九年(1540),妙峰出生。妙峰俗姓續,家在山西平陽(今臨汾)。七歲那年,父母死於災荒,他只得為人牧羊。十二歲到附近的寺院出家,不得善待。十八歲逃到蒲阪,就是現在的永濟,當初也叫蒲州。按〈行實碑記〉的說法,妙峰俗姓「徐」,生於大戶,自幼向佛,十二歲時,父母把他送到蒲州萬固寺出家。清代編纂的傳燈史也說妙峰俗姓徐,「從蒲州萬固朗出家」。關於妙峰出家後的遭遇,《清涼山志》說是「僧待之虐」,就是受到虐待。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後來才會逃跑。

⁵ 觀衡的〈憨山傳〉收在《紫竹林顯愚衡和尚語錄》卷十二,《嘉興藏》第28冊。以下引自這篇傳記的文字,係採用CBETA電子佛典本。



蒲州古城門（1914年）⁶

嘉靖三十七年（1558），妙峰十九歲。他從家鄉逃到蒲州。蒲州有一個明朝宗室，名叫朱俊柵，是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王朱桂的後代，封為山陰郡王。妙峰在蒲州遇到山陰王，得到他的關照。這位山陰王對妙峰的成長和發展給了很大的影響。

山陰王先在蒲州建成文昌閣，請萬固寺的僧人朗公住在那裡。妙峰到蒲州後，白天在街市行乞，晚上到文昌閣投宿，朗公見他可憐，便讓他住下。過了不久，山陰王來到文昌閣，遇見妙峰，得知原委，覺得他可堪造就，便叮囑朗公多加關照，於是朗公把妙峰收為弟子。

一天夜裡，蒲州發生地震，房倒屋塌，妙峰熟睡不醒，人們都以為他已經遇難。朗公急忙尋找，三天後發現他被擋在一根大木頭下面，安然無恙。山陰王聽說後，大為驚奇，覺得妙峰大難不死，乃是奇跡，於是勸他深入思考生死大事。關於地震的經歷，〈寶華志傳〉說地震發生後，「幸無恙，亟搜之」，〈夢遊集傳〉作「朗公亟搜之，幸無恙」，顯然後者更為通順。那場大地震，發生在嘉靖三十四年臘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震中位於陝西華縣，所以稱為「嘉靖大地震」或「華縣大地震」，震級超過八級，波及陝西、山西、河南、甘肅等地，一百餘縣受災。妙峰當時十七歲。

嘉靖四十一年（1562），妙峰二十三歲。妙峰打算行腳遠遊，到各地的寺院掛單修行，參訪高僧大德，山陰王覺得妙峰還年輕，擔心他受不了行腳的艱苦，於是建議他先就近修行。為此，山陰王特意在中條山的棲巖寺修建了一座靜室，讓妙峰在那裡閉關。棲巖寺位於山西永濟韓陽鎮的中條山中，始建於北周，在明代依然香火旺盛，規模宏大。妙峰入住之後，起初也不知道怎麼做才好，於是向周圍的法師請教，人家給他一卷《法界觀》，然後他就帶著這本書閉關，按照書中講的修習禪

⁶ 本圖引自〈山西老照片〉，網站名稱：古詩詞庫，網頁地址：<https://www.gushiciku.cn/dl/0f1Pl/zh-hk>，檢索日期：2021年10月27日。

觀。閉關期間，他經常感到昏沉，於是把荊棘之類帶刺的東西貼在牆上，讓自己無法倚靠，從早到晚都端身正坐，而且不用坐具，就這樣堅持了三年。經過一段磨練，妙峰有了些心得，於是寫了一首偈送給山陰王。山陰王看了，覺得妙峰的見地有很大提高，但是為了防止他驕傲自滿，需要給他潑一點冷水，於是在一只破鞋上寫了一首偈，大意是說：「因為你作了詩偈，所以我要用這個臭鞋底打你的嘴巴。」然後寄給妙峰。妙峰接到以後，馬上醒悟過來，把那個鞋底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言不發。三年以後，閉關結束，妙峰更成熟了，山陰王心裡也很高興，於是建議他接下來還要學習佛法，以免墮入邪見。當時剛好有位法師在介休山（在今山西介休東南）講《楞嚴經》，山陰王就讓他去聽講經，並在那裡受具足戒，成為比丘。妙峰在介休山裡只是幹活，沒過多久就回來了。按照憨山的記載，妙峰的僧臘是「四十有奇」，也就是四十一二年。依此算來，妙峰受戒大致在隆慶四年（1570）左右，當時三十歲出頭，那是他南方行腳回來以後的事了。關於妙峰的僧臘有異說，後面再提。



棲巖寺遺址⁷

關於妙峰和山陰王的相遇，以及早期的修行經歷，〈行實碑記〉的說法是：妙峰十六歲時，山陰王在萬固寺見到妙峰，「策進以參生死話」，妙峰從此有向上一路的追求，而後「至嶺歎寺，閉關立禪」；閉關三年之後，「又服菜吃粗三年，過建頭河，結庵水齋，作不語禪」；「又三年，入中條山，手書《華嚴經》，煉魔於中山南。」所謂「嶺歎寺」，乃「讚嘆寺」之誤，據光緒版《永濟縣志》卷十二「寺觀」：「棲巖寺，在縣東南二十五里中條山上，北周建德中建，初名靈居，後改焉。……棲巖為河中諸寺勝賞之最，其上有讚嘆寺。」可見讚嘆寺是棲巖寺的一部分，它位於中條山上，後來稱為「上棲巖寺」。「建頭河」在哪裡，不清楚。妙峰十六歲時認識了山陰王，後來在讚歎寺閉關三年，又苦行三年，服菜吃粗，再返回中條山三年，手

⁷ 本圖引自〈行書入碑之典範——中條山棲巖寺塔銘〉，網站名稱：搜狐，網頁地址：https://www.sohu.com/a/456546792_614377，檢索日期：2022年1月17日。

寫《華嚴經》，這幾個三年加在一起，大致經歷了十年的磨練。後來，清代編修的燈史如《徑石滴乳集》、《五燈全書》、《續燈正統》等都說妙峰「從蒲州萬固朗出家，有願行普賢行，始於讚嘆寺，立關（或作「禪」）三載」。

關於妙峰在中條山的禪修，〈夢遊集傳〉的記載是「師請益，近之法師，示以法界觀」。這個說法讓人搞不清「法界觀」到底是指一種觀法，還是指一本書，而〈寶華志傳〉說妙峰「得《法界觀》一卷」，這就清楚地表明「法界觀」是指一本書，大概就是杜順的《法界觀門》一卷，妙峰就是按照書裡講的修習禪關。另外，〈行實碑記〉說妙峰「入中條山，手書《華嚴經》」，《補續高僧傳》說他「遂入中條山閉關，習華嚴觀」，都說明他這次閉關禪修是按照《華嚴經》的法界觀進行的。

關於妙峰到介休聽講經和受具戒，〈夢遊集傳〉只提到山陰王催促妙峰去介休山中聽講《楞嚴經》和受戒，〈寶華志傳〉則進而補充說：「師至，但作務，居頃歸。」這樣看來，妙峰在介休的時間不長，此行的意義主要是受戒。

二、南方行腳

嘉靖四十五年（1566），妙峰二十七歲。因山陰王的鼓動，妙峰到南方行腳。山陰王也是佛教徒，他曾作有一篇〈淨土寺記〉，自稱「予早歲讀儒書，二十閱道典，三十閱釋典，乃知釋其上乘矣。……竊聞古有佛日、道月、儒星之說，謂三光同一名，三聖同一道，無少異者。」⁸可見他是通過儒、道、佛的比較，認為三教一致，而佛教最高。由於虔信佛教，所以他也有心參訪天下善知識，只是限於身份，不能隨意遊走，因而把行腳的希望寄托給妙峰。他覺得妙峰需要開闊眼界，而當時的義學高僧多在南方，所以讓妙峰到南方行腳參學，並親自為他準備行李用品，送他上路。

按照山陰王的指導，妙峰到了南方。當他從普陀山返回寧波時，染上了重病。妙峰住在旅館，口渴了也沒人幫助取水，於是用手從浴盆裡撈水喝，當時還覺得味道不錯。第二天發現那個水又髒又臭，不禁嘔吐。通過這件事，他忽然明白了「淨穢由心」的道理，於是病也好了，不過渾身留下了疥痕。

隆慶元年（1567）冬，妙峰到了南京天界寺，在那裡認識了憨山德清。當時，憨山的老師無極守愚（1500-1584）在天界寺講《法華經》，憨山陪同，並擔任副講。妙峰剛好在天界寺掛單，擔任淨頭，負責打掃廁所。憨山發現廁所總是乾乾淨淨，猜想打掃廁所的人非同一般，於是主動找到妙峰，與他相識。當時妙峰覺得憨山講

⁸ 光緒版《永濟縣志》卷十九「藝文」。

經能讓人「心開意解」，真是「英年妙悟」，憨山希望跟著妙峰「行腳遠遊，參究向上一著」，二人可謂惺惺相惜。過了不久，妙峰不辭而別，返回蒲州。

關於妙峰南方之行到過的地方，憨山的記載只提到普陀山、寧波、南京，而《寶華山志》卷十三有一篇晚明時期劉肇國（1603-1659）寫的〈妙峰禪師像贊〉，其中說妙峰「蒲坂中條，機關參透，天台普陀，履無滲漏」，就是說妙峰曾在中條山禪修，又到普陀和天台行腳參學。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妙峰當初還到過天台山。

關於這次旅行的順路，〈行實碑記〉的記載和憨山的說法剛好相反：「詣之金陵，□無極法師說法報恩寺，師復隱身淨頭，立禪聽經，打掃糞穢，一身安之。期散渡海，謁普陀而回。」就是說妙峰先到了南京，在報恩寺當淨頭，而後到普陀山，再從普陀山回到蒲州。

關於妙峰與憨山的相識，按《憨山年譜》的說法，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憨山二十一歲，跟隨無極守愚來到天界寺。憨山當時立志遠遊，很想找一個同行的伴侶，可是沒找到，正在這時，偶然注意到廁所每天都乾乾淨淨，猜想那個打掃廁所的淨頭一定「心非常人」，於是找機會認識了妙峰，後來還「相期結伴同遊」，約好了一同遠遊。

按照觀衡的〈憨山傳〉，這段經歷又很不一樣：首先是二人初見面時，妙峰非常謙遜，自稱「我輩是笨工人，行得是笨工事」，好像一個大老粗對知識分子特別尊敬；當得知憨山想去行腳住山之後，妙峰又答應與他同行，並許諾「我荷草鞋住山，願拾薪汲水給事焉」，表示要為憨山服務。其次是妙峰離開天界寺時並非不辭而別，而是「辭師北歸」，而且憨山還「送於江干，再四囑住山行腳事，揮手而別」。觀衡的記載跟憨山的不同，不知是根據什麼資料，但是這個說法似乎更符合事情的邏輯，否則二人後來在北京的重逢也過於「巧合」了。

妙峰回到蒲州，見到山陰王，山陰王問他在旅行中都見到了什麼人，妙峰一一述說，還提到了年輕的憨山，從這以後，山陰王也想見到憨山。這時，妙峰對外面的世界沒有興趣，獨自跑到中條山隱居修行，經過三年時間，有了很多感悟，特別是對禪宗的心法有了深入的理解。這一期間，山陰王對佛教的信仰也更加虔誠，他在南山修建了一座寺廟，請妙峰在那裡住持，過了不久，又讓妙峰到北京去請求藏經。

關於妙峰在南方行腳中見到的人物，〈行實碑記〉的記載是：妙峰對山陰王說自己見到了「一僧一俗」，僧是指弘濟守心禪師，俗是指牛山李氏兄弟。弘濟守心（1541-1591），法名仁敬，妙峰說他「攝心淨業，晝夜無間，齋之因果，纖毫不錯」。《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八有〈廬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銘〉，其中說「道過金陵，

守心禪師隱居弘濟，操履密行，為一時推重」，可見仁敬當時住在南京弘濟寺，修行淨土，頗受尊敬。俗是指「牛山李氏兄弟」，妙峰說他們「飯僧如意十有年一日」，這句話大概是「飯僧十年如一日」的誤寫。在妙峰看來，他們一個是「為人天眼目」，一個是「為福田最勝」，都值得自己終身學習。

清代編修的燈史，如《徑石滴乳集》、《五燈全書》、《續燈正統》等書裡的妙峰傳，都說他「遊金陵，參雲谷，谷拈『念佛是誰』話令參」，就是說妙峰在南京時曾向雲谷禪師參學。雲谷（1500-1575）是號，法名法會，晚明臨濟宗僧，法舟禪師法嗣，住南京天界寺、棲霞山，注重禪修，提倡唯心淨土，以讓人參「念佛是誰」話頭而聞名。憨山隨無極守愚住天界寺期間，曾向雲谷學禪⁹。妙峰在天界寺時，雲谷也在那裡，所以妙峰有可能向雲谷參學，但是明代撰寫的妙峰傳裡沒有提到此事，不知清代燈史的說法是根據什麼資料。

三、進京請藏

隆慶六年（1572），妙峰三十三歲。妙峰受山陰王委託，到北京請求大藏經。當年七月，憨山先到北京，妙峰於秋季到達，不久後在街市上遇到了憨山。當時憨山住在西山，妙峰住在龍華寺，二人曾互相訪問，「連床夜談」，憨山說自己是特意來尋找妙峰，順便看看京師的樣子，見識各種人物，妙峰表示願意陪憨山遠遊。

翌年三月，憨山自己去了五台山，因天氣寒冷，沒待多久就返回北京，而後又去盤山，秋天再回到北京。在北京期間，憨山和妙峰都曾和汪道昆來往。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直隸歙縣（今屬安徽）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人稱「左司馬」，《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有傳。有一次，汪道昆對憨山說：「現在佛門衰落，很是可悲，你將來一定能成為人天師。我看現在沒有誰能當你的老師，只有妙峰可以作你的朋友。」憨山回答說：「我早就和他有盟約了。」當初，明北藏的經版保存在宮內，封存已久，必需有御旨批准才可以印經。妙峰通過他的同鄉、兵部尚書王崇古，打通了司禮監的關係，於是得以印經。同年秋天，印經完畢，運往山西，妙峰讓憨山跟著行李先走，自己處理完事情才出發，然後在德州追上憨山，一同向河南進發。到了衛輝地界，改為用二十輛小車運載經書，途中休息時，憨山問：「如何是一微塵裡轉大法輪？」妙峰拈起一點塵土說：「此是一塵法輪，響！」憨山無言以對，心裡覺得鬱悶。過了孟津（今洛陽孟津區）以後，憨山去少林寺參訪。到了澠池（今屬河南三門峽），妙峰撇下經車，自己先行，讓車夫等憨山到了以後再走。

⁹ 參見憨山〈雲谷先大師傳〉，《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CBETA 電子佛典本。

那個幫助妙峰疏通關係的同鄉，憨山稱他為「王見川」，指的就是王崇古（1515-1588），字學甫，號鑑川，蒲州（今山西永濟）人，明代著名將領。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歷任安慶知府、汝寧（今河南汝南縣）知府、常鎮兵備副使、陝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嘉靖四十三年（1564）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隆慶初年，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隆慶四年（1570），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萬曆元年（1573）入京，先後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著作有《王襄毅公奏議》十五卷、《公餘漫稿》五卷、《王鑑川文集》四卷、《王督撫集》一卷。《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有傳。他與妙峰是同鄉，而且他入京時，妙峰也在北京，所以他們有接觸的機會。王崇古也是一位大護法，後來和妙峰多有交涉。

關於妙峰入京請藏的經歷，〈行實碑記〉的記載很簡單，只說「以請藏入長安，得佛大藏」。這裡的「長安」，有人誤解為西安，其實是指北京。關於憨山和妙峰在衛輝路上的那段對話，〈行實碑記〉裡也有記載：

一日，（妙峰）與清（指德清）路見推小車者，清曰：「坐微塵裡□轉法輪。」師以手按小車輪，重問曰：「法輪如何轉？」清無語。師曰：「參去。」

這裡同樣表現了妙峰的悟境比憨山更高。〈行實碑記〉把這個對話安排在二人到五台山之後，因而使人以為它發生在五台山時期。

又據清代的禪宗燈史記載：

（妙峰）同憨山清北遊，參徧融圓、嘯巖寶、大千潤諸公。萬曆初，再參大千於少林。一日請益千曰：「九年面壁，坐耶？非坐耶？」千曰：「坐不坐兩頭語，須知旋嵐偃嶽，就中原自不遷。」師不解，問憨曰：「物不遷耶？」憨曰：「諸法元無去來，遷箇甚麼？」師有省。¹⁰

就是說妙峰在北京參訪了徧融圓、嘯巖寶、大千潤等高僧，萬曆元年，從北京返回山西時路經河南，在少林寺再次參訪大千。妙峰問大千達摩面壁九年是坐還是動，大千說坐、動都是一偏之論，實際的情況就像《肇論》裡說的那樣，是動而不動；妙峰不解，於是問憨山是不是事物沒有變化，憨山說事物本來是空，難道有什麼在變嗎？在憨山的啟發下，妙峰終於省悟。

這裡提到的「徧融圓」，法名真圓（1506-1584），字大方，號徧融，西蜀營山（今屬四川）人，明代臨濟宗僧，不二真際弟子。早年習儒業，三十二歲在峨嵋山

¹⁰ 《五燈全書》卷一百二十，《續燈正統》卷四十二。

出家，擅《華嚴》。多次出入京師，歷住龍華寺、柏林寺、世刹海、千佛寺。隆慶中，被誣陷入獄，後獲釋。李太后建大千佛寺，請為開山。已被毀的北京塔院大塔，就是他的舍利塔，係李太后支持建造¹¹。徧融和妙峰都是不二真際的弟子，名義上是同學，但是徧融比妙峰年長三十多歲，妙峰年輕時，徧融已經是大名鼎鼎的高僧。

「嘯巖寶」，法名德寶（1513-1581），號嘯巖（又作笑巖），北京金臺人，明代臨濟宗僧，龍泉明聰弟子，歷住高座、牛首、圓通等寺，晚年住京師柳巷，以念佛聞名，有語錄《笑巖集》¹²。

「大千潤」，法名常潤（?-1585），字幻休，號大千，南昌進賢人，明代曹洞宗僧。在伏牛山出家，歷參徑山萬松慧林（1482-1557）、大方蓮，從少林寺小山宗書（1499-1566）得法。小山去世後，大千到京師傳法，萬曆二年（1574）任少林寺住持¹³。

徧融、笑巖、大千三人都是當時的高僧，也都曾住北京，在憨山的妙峰傳裡，沒有提到妙峰參拜這幾位高僧的經歷，但是憨山在〈金臺龍華寺第八代住山瑞菴禎公塔銘〉裡提到妙峰參見過大千常潤：

若大千潤禪師，中興曹洞，凡為諸方師匠者，多發跡於斯。妙峰登禪師微時，以大藏因緣謁師，師為引重於公卿間，道風大著，妙師為法門推漸，亦藉資焉。¹⁴

這裡提到的妙峰謁見大千禪師，就發生在他到京師請藏期間。

再看《憨山年譜》的記載，又不大一樣：

（隆慶六年十一月，妙峰和憨山）竟夕之談，遲明一笑而別。即往參徧融大師，禮拜，乞和尚指示。師無語，唯直視之而已。參笑巖師，師問：「何處來？」予曰：「南方來。」師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師曰：「子却來處分明。」予作禮，侍立請益，師開示向上數語而別。……

（萬曆二年）他日（汪道昆）特設齋請予，與妙師同坐。公謂予曰：「禪門寥落大可憂，小子切念之。觀公器度，將來成就不小，何以浪遊為？」予曰：「貧道特為大事因緣，參訪知識，今第遊目當代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非

¹¹ 參見清·通醉《錦江禪燈》卷九。

¹² 參見《續燈存藁》卷十、《揲黑豆集》卷三。

¹³ 參見《補續高僧傳》卷十六、《續燈存藁》卷十一、《續指月錄》卷十八。

¹⁴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九。

浪遊也，且將行矣。」公曰：「信然。予觀方今無可為公之師者，若無妙峰，則無友矣。」予曰：「昔已物色於眾中。曾結同參之盟，故北來相尋，不意偶過於此。」公曰：「異哉！二公若果行，小子願津之。」

時妙師取藏經回，司馬公因送勸合二道，又為文以送予。一日公速予至，問曰：「妙峰行矣，公何不見別？」予曰：「姑徐行。」公曰：「予知公不欲隨人腳跟轉耳，殊大不然。古人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但願公他日做出法門一段光明事業，又何以區區較去就哉？」予感而拜謝，遂決行。即往視妙師，已載乘矣。見予至，問曰：「師行乎？」曰：「行矣。」即登車，未別一人而去。

秋八月，渡孟津。……遂入少林謁初祖。時大千潤宗師初入院，予訪之，未遇。出山，……即追妙師。

上面第一段引文說明：在北京時，有一次憨山和妙峰徹夜長談，直到天快亮了才分手，然後憨山去參拜徧融和笑巖。第二段說明：萬曆二年，汪道昆宴請憨山，當時妙峰也在座。然而，妙峰傳裡沒有提到妙峰。另外，憨山說自己在京師見到妙峰是「不意偶遇於此」，此說可以和妙峰傳的不辭而別說相呼應。第三段說明：妙峰請到藏經之後，沒和憨山打招呼就要出發，憨山通過汪道昆才知道出發的消息，心中不悅，經過汪的勸說，才追上妙峰。這個記載與妙峰傳裡妙峰讓憨山先行、自己遲後出發的說法不同，而且流露出對妙峰的不滿。第四段說明：他們於萬曆二年八月到孟津，而後憨山去少林寺拜訪大千禪師，此說與妙峰傳的記載一致。另外，關於妙峰在京師的時間，妙峰傳說他是隆慶六年十一月到北京，萬曆元年冬季已到蒲州，而《憨山年譜》說是萬曆二年到蒲州。

再看觀衡的〈憨山傳〉：

師（指憨山）年二十有七。師北入燕都，意訪妙師，間游諸講肆以俟之。……未幾，妙師奉山陰王命入京，請大藏經，亦注意覓師。一日，妙師聞某處到一南方學者，人品秀拔，神悟孤朗，與諸學人論內外典籍，問辯無礙，宿學後進，無不推重之。妙師躍然信決是師，直趨所指之處。一入門，師遙見，此豈非昔年與友之黃腫頭陀耶？向前扯住，相視笑曰：「還認得麼？」妙師曰：「不認得不至此。」師曰：「我到京，特為訪師。」妙師曰：「我福登來京亦無別，第一為尋師，第二為山陰王請藏經。候經成，同師至蒲州安置，即同上五台山住靜。」兼述山陰王企慕之誠。師以藏經事大，候之。

時有大居士南溟汪（道昆）先生在朝，聞師名，請一會，師至，汪公喜不自禁，如見天上人也。謂師曰：「五宗衰弱，獅脈垂絕，非師莫能起之，師當痛念佛祖慧命，眾生本有，極盡擔荷，去諸佛諸祖智慧德相，自然萃于師身。」師曰：「不知如何擔荷去。」公曰：「莫作此語。此時不要師用心用力支持，只要師放捨身命住山去，冰雪堆裏深埋去，大死一番去，死後發活，然後出頭，管取包天裹地，耀古輝今，那時自信沒量大人，不讓佛祖。」師曰：「住山是為僧本事，初在南方，與一真實衲子號妙峰結友，同去住山，此師即今為山陰王造藏，俟畢同去住山，究竟本事。」公大喜，請妙師相會，亦以此事叮囑。公于藏經密用力，欲速起，時邀師私館對坐竟夕，盤桓此事。

久之，藏經未起，師即別汪公、妙師，參遍融大師，師禮拜，乞和尚指示，遍唯直視之而已。隨過西城柳巷參笑巖寶祖，祖一見，便問曰：「禪人從那裏來？」師曰：「南方來。」祖曰：「還記得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祖曰：「子甚來處清楚，宜當珍重。」師作禮，祖遂以記荊之語，囑付居山，以待龍天推出，師即唯唯辭退。遂遊五台一載，未獲安逸之所，復返京都之盤山。……

妙師藏經起，已上船，向汪公詢師，汪公即遣使登盤山覓師，問至巖中，見師，述主人、妙師相候之意，師聞之，拜辭隱者回京。妙師、汪公迎師笑曰：「回何遲耶？」師具陳山上因緣，公曰：「如是則吾師住山已竟。」師曰：「猶是途路邊境界耳。」公與妙師相視大笑，公餞送二師登舟，曰：「佛法大事，全在二師擔荷去。」師曰：「老居士也不得推他。」

上面第一段引文說明：憨山和妙峰到京師，雙方都有尋找對方的自覺意識，這樣的說法與〈憨山傳〉裡二人在南京「揮手而別」的記載相呼應，而與妙峰傳的說法不太協調。第二段說明：汪道昆與憨山、妙峰的相會，是先見了憨山，由於憨山的介紹，汪道昆才「又請妙師相會」，這個說法與妙峰傳、《憨山年譜》的記載都不同。第三段說明：憨山在京師等待藏經期間，參拜過遍融真圓和笑巖德寶，另外還到過五臺山和盤山，大約用了一年時間，此說與妙峰傳的記載大致相同。第四段說明：請到藏經之後，裝船待發，然而不見憨山的蹤影，於是汪道昆派人到盤山，把憨山叫回；憨山回到京師，汪道昆和妙峰並未生氣，然後「二師登舟」離開北京，此說與妙峰傳、《憨山年譜》的說法都不同。

綜合以上諸說，妙峰在京師期間，應當見過汪道昆和大千禪師，然而是否見過遍融和笑巖，明代史料沒有記載，只能說有可能見過。

四、回到蒲州

萬曆元年（1573），妙峰三十四歲。當年秋冬之際，妙峰和憨山到了蒲州。山陰王請憨山講《楞嚴經》，憨山謝絕，山陰王留他在蒲州過冬。當時有人刻印《肇論》，憨山把其中的〈物不遷論〉給妙峰看¹⁵，妙峰問：「畢竟如何？」憨山答：「昨見西門兩個鐵牛，鬪入黃河水底，至今絕無消息。」妙峰說：「今日乃破塵出經也。」所謂「破塵出經」，是就他們在河南路上談到的「一微塵裡轉大法輪」來說的，當時憨山無言以對，這次回答得到妙峰的讚許。

關於這個對話，《憨山年譜》有更詳細的記載，從中可知事情的原委：

（萬曆二年）九月，至河東，會山陰至，遂留結冬。時太守陳公延妙師及予，意甚勤。為刻《肇論中吳集解》，予校閱。向於〈不遷論〉「旋嵐偃岳」之旨不明，竊懷疑久矣。今及之，猶罔然。至「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即下禪牀禮佛，則無起動相。揭簾立階前，忽風吹庭樹，飛葉滿空，則了無動相，曰：「此旋嵐偃岳而長靜也。」至後出遺，則了無流相，曰：「此江河競注而不流也。」於是去來生死之疑，從此冰釋。乃有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明日，妙師相見，喜曰：「師何所得耶？」予曰：「夜來見河邊兩箇鐵牛相鬪入水去也，至今絕消息。」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

按照《憨山年譜》的記載，這個對話發生在萬曆二年。當時憨山、妙峰在蒲州，知府陳某刻印《肇論中吳集解》，讓憨山校閱。《肇論》裡說「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憨山一直不太理解，這次為了校閱而重讀此書，當他讀到梵志的「吾似昔人，非昔人也」這句話時，忽然明白了「諸法本無去來」的道理。當時正是夜裡，憨山看著風吹落葉，也不覺得「動相」，次日早上出去解手，也不覺得「流相」。後來見到妙峰，妙峰問他有什麼收穫，憨山回答說：「昨天夜裡看見河邊有兩個鐵牛爭鬥，然後掉進河裡，到現在也不見蹤影。」妙峰笑著說：「這下你可有住山隱居的資本了。」妙峰的意思大概是說，憨山理解了不動，於是可以不動心；只有不動心，才能在山裡踏踏實實地隱居修行。

按〈行實碑記〉的記載，妙峰回到蒲州以後，把大藏經安置在萬固寺，閱讀了三年；關於〈物不遷論〉的對話，是妙峰和憨山到五台山以後發生的事情：

¹⁵ 〈物不遷論〉的「物」，原文作「悟」，今校改。

又一日，見秋風落葉，清（指德清）口誦〈物不遷論〉中動靜語，師（指妙峰）手一葉曰：「是動是靜？」清又無語。而清衲氣吞湖海，不可一世，而於師則師事之。

就是說，憨山有一天看到秋風落葉，嘴裡念叨著〈物不遷論〉的句子，妙峰手裡拿著一片樹葉問道：「這是動還是靜？」憨山答不上來；憨山很有氣魄，志向遠大，但是對妙峰特別尊敬，把他當作自己的老師。〈行實碑記〉裡記述二人的機鋒問答，還是要說明妙峰的悟境比憨山更高。當然，對於妙峰的悟境，憨山本人也是承認的，而且非常欽佩。

另外，關於前面提到的推小車的對話，以及關於〈物不遷論〉的動靜對話，蘇惟霖在五台山顯通寺〈清涼妙高處〉碑陰的跋文（作於1612年）裡也有記載：

暇日舉似汪以虛中丞（指汪可受），中丞曰：「登公者，某於丁亥年識之。往時不識此公，□□□□後問憨公云：『登公如何？』憨云：『宗門下真實衲子。曾與同往臺山，一日推小車云：『一微塵裡轉妙法輪。』師□□□□云：『法輪如何轉？』幾為他死。師云：『參去。』又一日，見秋風落葉，誦〈物不遷論〉，師取一葉問云：『是動是靜？』又幾為他死。』憨公蓋事之左。師友間居士眼光透徹，照破此者。」¹⁶

這裡是以憨山的口吻，述說當年在五台山與妙峰談論小車動靜的往事；而憨山講述的這段經歷，又是蘇惟霖從汪可受那裡聽說的。汪可受（1559-1620），字以虛，湖北黃梅人，萬曆八年（1580）進士，先後在禮部、江西、山東、山西、陝西等地任職，萬曆三十八年（1610）任順天府尹、大同巡撫，後任兵部右侍郎，萬曆四十五年（1617）任薊遼總督。汪在萬曆十五年（1587）已和妙峰相識，後來又從憨山那裡瞭解妙峰的事蹟，他和蘇惟霖都在山西任職，於是當蘇向他提到妙峰時，就把憨山講述的這段經歷告訴了蘇。從這個記載可以看出，關於這兩段對話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憨山的記憶有些混亂，忽而說是河南，忽而說是蒲州，忽而說是五台山。究竟是在哪裡，恐怕很難搞清楚了。

五、五台山八年

萬曆二年（1574），妙峰三十五歲。是年正月，妙峰和憨山一同到五台山。在蒲州時，妙峰就打算把父母重新安葬，山陰王和分守河東的參將查某也為他提供了

¹⁶ 趙林恩《五台山碑文》上冊，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19頁。

贊助。這次去五台山，路過妙峰的家鄉平陽（今臨汾），終於把他的父母合葬在一起。當時臨汾巡撫胡順庵還贈送了兩副上好的棺材，棺木原來是堯廟裡的古柏，古柏被雷擊燒毀，剩下的部分用作板材。憨山幫助挑選了墓地，還寫了一篇合葬墓誌銘。墓地選好之後，憨山說妙峰將來弘法「必國王為檀越」，預言將來一定有國王之類的大人物成為妙峰的施主。

安葬完畢，二人來到五台山，先住大塔院，而後又住到北臺的龍門。過了不久，妙峰往五台山各處巡遊，每天夜裡經行。過了三年，憨山發願刺血泥金書《華嚴經》，以報父母養育之恩。妙峰也用刺出的舌血書寫《華嚴經》，於是回到龍門，和憨山住在一起。

血經將要寫完，妙峰打算舉辦一場無遮大會，結文殊萬聖緣，於是下山募捐。所謂「萬聖」，是指一萬聖眾。按照《華嚴經》的說法，文殊菩薩與一萬聖眾在東北方金色世界說法。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五台山和眾多的僧人結緣，就是「結文殊萬聖緣」。妙峰在外面跑了近兩年，結緣完畢，接著要演講《華嚴經》，計劃於萬曆九年（1581）冬季開始。原來在萬曆初年（1573），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后為了追薦已經故去的隆慶帝，並為萬曆帝祈福，發願為五山大塔院寺修建如來舍利塔。萬曆七年（1579），塔將竣工，李太后為了求生皇儲，派官員到五台山。由於這個緣故，憨山建議把法會完全搞成求生皇儲的活動，以表達對皇帝的忠心。妙峰同意了這個建議，於是萬曆九年十一月在大塔院舉辦法會，翌年（1582）三月結束，為期一百二十天。當時從各地前來參加法會的僧俗人士絡繹不絕，每次吃飯的人就不下數千，真是人聲鼎沸，盛況空前。

法會結束後，憨山和妙峰覺得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於是把剩下的錢物送給大塔院，然後告別了五台山。妙峰擔心憨山一個人孤單，便讓德宗小師作為侍者，跟隨憨山去了山東。妙峰去了蘆芽山（位於今山西忻州寧武縣東寨鎮）。

按照《憨山年譜》的記載，憨山和妙峰於萬曆三年（1575）正月到五台山，萬曆十一年（1583）正月離開。妙峰之所以為父母改葬，是因為他當初「少貧，值歲饑，父母死，葬無殮具」。那位平陽太守胡順菴，憨山在《夢遊集》裡稱他為「胡中丞」，他是東萊（今山東煙台）人，在平陽送給憨山郵符（一種可以利用驛站設施的憑證），後來又趕到靈石見面，一同到省城停留數日，最後派人把憨山和妙峰送到五台山。胡氏也是虔誠的佛教徒，後來應憨山的請求，上書保護五台山的林木，憨山到嶗山以後，胡氏又把兒子送去出家。

同年二月，妙峰和憨山住在塔院寺，得到主人大方的招待。三月，轉移到北臺的龍門，在幾間老屋內住下。不久，「妙峰往遊夜臺」，憨山一人在此修行。憨山書寫血經是在萬曆五年（1577）春到翌年四月，大致同一時期，妙峰也在書寫血經。

萬曆七年（1579）秋，李太后建京都大慈壽寺，然後又派內使率三千工匠到五台山修建塔院。妙峰和憨山原定萬曆九年（1581）舉辦無遮大會，籌備即將就緒，剛好皇上下旨祈求皇嗣，李太后派內使到五台山。憨山提議，「將所營道場事宜，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然而「妙師意不解，上遣內使亦不解事，但以阿附為心」，經過憨山「力爭」，妙峰才接受他的建議。而後妙峰赴京募捐和招人，憨山在山上準備各種用品和食物，而「妙師在京若罔聞知」，好像是裝不知道。十月法會召開，「妙師率所請五百餘僧，一日畢集，內外千人，其安居、供具、茶飯、齋食，條然不失不亂，亦不知所從出，……每日換供五百卓，次第不失。不知所從來，觀者以為神運」。就是說大會的接待工作和後勤保障都井井有條，可是人們並不知道是誰的功勞。在憨山的敘述中，明顯表現出對妙峰的不滿。

萬曆十年（1582），妙峰前往蘆芽山，憨山先去真定（今河北正定）、京西中峰寺，再回五台山，萬曆十一年（1583）正月前往山東嶗山。他們分手時，妙峰讓德宗作憨山的侍者。同年八月，皇子誕生，就是後來的明光宗。萬曆十二年（1584）七月，李太后為了慰勞五台山祈嗣法會的僧人，派人尋訪大方、妙峰和憨山，妙峰和大方得到了賞賜。

關於五台山大塔院寺，張居正（1525-1582）有〈敕建五台山大塔院寺碑記〉（萬曆十年立碑），其中說：

昔阿育王獲佛舍利三千餘顆，各建塔藏之，散布華夷，今五台靈鷲山塔是其一也。我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前欲創寺於此，為穆考薦福，今上祈儲，以道遠中止，遂於都城西建慈壽寺以當之，臣居正業已奉敕為之記。顧我聖母至性精虔，不忘始願，復遣尚衣監太監范江、李友輩，捐供奉餘貲，往事莊嚴，敕建大塔院。……工始七年九月十五日，成於十年七月二十七日，計費金錢出自內幣。¹⁷

由此可知，李太后信佛，原打算在五台山建大塔院，但因路途遙遠，於是改為在北京建慈壽寺，而後心有不甘，又派人到五台山建塔院，萬曆七年（1579）開工，萬曆十年（1582）竣工，費用出自宮中。憨山的年代記載有些混亂，張居正的記載比較可靠。

按照觀衡〈憨山傳〉的記載，憨山和妙峰到五台山後，「先投大塔院寺，主人大方遇之甚優」。就是說，他們剛到五台山時，得到大方和尚的熱情關照。大方，法名圓廣，是五台山大塔院寺的住持。然後二人移住到北臺的龍門，《清涼山志》

¹⁷ 趙林恩《五台山碑文》上冊，第52頁。首句「佛舍利三千」的「千」，原文作「十」，今校改。

說是龍門的妙德寺。有一次挖地基時，挖出一尊銅佛像，佛像背後有「清郎造」三字，於是憨山說自己曾在此地住過；妙峰問他理由，憨山說這個佛像是他自己造的；妙峰問有什麼證據，憨山說佛像背後的「清郎」就是他的名字。妙峰問：「你叫德清，不叫清郎，怎麼能說佛像是你造的？」憨山拿出以前在南京得到的一方印，上面刻著「清郎印」三字，以此證明自己就是清郎，於是妙峰沒話說了。過了不久，「妙師別結廬於木瓦樑，師（指憨山）靜室構成，單丁獨處」。憨山此舉，未免有爭地之嫌，有可能使妙峰感到不愉快，或許就是這樣的原因，在二人來到龍門後不久，妙峰就去了別處。不過，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妙峰又回到龍門。有一次連日大雪，他們的住處被積雪覆蓋和封堵，「二師（指憨山和妙峰）融雪作茶飯畢，無可為計，兀坐而已」，後來人們從雪中挖洞，才把他們營救出來。這時二人又在一起。

關於德宗小師，憨山有一篇〈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文中說德宗原來是山陰王那裡的小沙彌，萬曆五年（1577）到五台山，「躍然負米採薪，履水踏雪，百務惟先，日夜無隙，眾皆推其精勤」；萬曆九年（1581）大法會期間，德宗「獨任點茶湯，晝則周旋不失一人，夜則以餘力課誦」；萬曆十年（1582），妙峰與憨山分手時，為了照顧憨山，特意叮囑德宗作他的侍者¹⁸。很顯然，德宗本是山陰王的人，到五台山後自然是跟隨妙峰，妙峰派德宗侍奉憨山，表現了他對憨山的深情厚意。

按清代禪宗燈史的記載，妙峰是不二真際法嗣，二人的相遇似乎是在五台山期間：

（妙峰）隱居臺山，獲文殊摩頂授記。明神宗為慈聖皇太后祝遐，詔不二赴京，奉旨於臺，與師（指妙峰）盤桓累日，機緣甚契。一日被不二薰地一劄，忽然大悟。如是道望隆重，至有猛虎開路、菩薩送燈之事。¹⁹

這裡是說，妙峰住五台山期間，不二真際奉詔進京，然後又到五台山，當時妙峰和真際接觸，非常投機，有一天妙峰被真際大聲吼叫，於是大悟，從此以後，妙峰的聲望越來越高。這樣的記述，實際上就是在講妙峰從不二真際得法的經過。按照清代的記載，妙峰是不二真際的法嗣，但是明代的妙峰傳記都沒有提到二人的關係，後來到了清代才有這樣的說法。

關於不二真際，史料記載很少，據《徑石滴乳集》卷四：

¹⁸ 參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

¹⁹ 《徑石滴乳集》卷四「不二真際國師法嗣」。

均州武當佛巖雲菴真際禪師，神宗時，為慈聖皇太后轉大藏，詔住靈應寺，恩寵甚渥，賜號不二大師。

可知不二真際原本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的武當，萬曆帝時，李太后崇佛，召集天下高僧到北京，轉讀藏經，真際也在其中。大概此後又到五台山，在那裡遇到妙峰，傳法給他，於是妙峰成為無準師範下第十三代臨濟宗僧。從無準師範算起，這一派的法脈是：

無準師範（住徑山）——斷橋妙倫（住淨慈）——方山文寶（住台州瑞巖淨土禪寺）——無見先覩（住台州華頂山）——白雲智度（住處州福林院）——密庵何居士（古拙俊的同學）——素庵田大士——佛蹟頤庵真——行庵柔（住寶峰寺）——傑峰定懋（住阿育王寺）——大方寬——無礙明理（住伏牛山）——不二真際——妙峰福登、一然如幻（白虎如幻，1560-1643）、徧融真圓、白馬儀峯方象。

本來，對僧人來說，接誰的傳法，屬於哪個法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不知什麼原因，妙峰的各種傳記都沒有交代此事。

六、蘆芽山時期

萬曆十一年（1583），妙峰四十四歲。是年初，妙峰來到蘆芽山（位於今山西寧武縣東寨鎮），結庵而居。一年後，皇儲誕生，就是後來的泰昌帝，李太后為了獎賞當初主持五台山法會的高僧，派人找到了妙峰，並在蘆芽山賜建華嚴寺，在山頭建起一座萬佛鐵塔，高七級，塔中安放紫柏真可（1543—1603）書寫的《法華經》。李太后還賞賜了一些金錢，妙峰用這些錢參訪山西、陝西、河南的佛教聖地，供養各地的僧人，與他們結緣。

蒲州萬固寺是妙峰住過的地方，那裡有唐代僧人的舍利塔，高十三級，還有大佛殿，都已破舊。王崇古請妙峰重修，於是妙峰在蒲州待了三年，將萬固寺修葺一新。重修後的大殿高十三丈，殿內中間有四根立柱，人們讚嘆說是「神工」。

不久，陝西渭河發大水，三原縣受災，妙峰應李世達的邀請，前去修建橋樑，在那裡住了兩年，建起一座十三孔的大橋。

後來，妙峰在返回蘆芽山的途中經過寧化（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鄉），在山上開鑿洞穴，建造石窟寺院，洞內按《華嚴經》的說法雕刻華藏世界十方佛剎，繪製萬佛菩薩圖像，還寫了一首自讚詩。這首詩題名〈萬佛洞〉，刻在萬佛洞的門外，現在還有保存。當時紫柏真可也寫了一首讚詩：

一片蒼崖古佛胎，殷勤鑿出萬如來。
流泉晝夜無休歇，鼻口同聲喚去回。

這座石窟叫作「萬佛洞」，後來成為莊嚴的道場。

以上是憨山的記述。

這一期間，紫柏真可曾經來到蘆芽山，與妙峰交往，並參與妙峰的建塔活動。關於紫柏真可為鐵塔納經之事，憨山在〈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裡也曾提到：

（真可）聞妙峰師建鐵塔于蘆芽，乃送經安置塔中，且與計藏事。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萬曆丙戌秋七月也。²⁰

由此可知，妙峰建塔是在萬曆十四年（1586）。那麼，紫柏真可為什麼要把自己書寫的佛經放到鐵塔裡呢？關於這個問題，他在一封書信裡談到自己的動機：

貧道《法華》、《楞嚴》，藉佛寵慈，俱已書完。……此經安置西山寧化蘆芽峰頂鐵塔之內，所願併塔堅固，候慈氏下生，放大光明，炳燭法界。四眾問佛，佛說所因：「釋迦教中初末世，有一比丘名真可，書此二經，一名《妙法蓮華》，一名《大佛頂首楞嚴》，為報父母生育之恩，今放光明，願見者聞者，共生孝心，因孝得佛，是彼願故，乃放此光。」時彌勒語訖，四眾人等，皆生希有想，亦發願如我。²¹

由此可見，紫柏書寫《法華經》和《楞嚴經》是為了報父母恩，他認為由孝心可以轉化為佛教的覺悟，因此希望把自己的寫經保存下來，以便將來的人們見到以後生起孝心。

在蘆芽山期間，二人曾有密切的交流，乃至深夜密談，論人長短。紫柏在〈蘆芽夜話記過〉裡提到這樣一件事：

歲丁亥，予與蘆芽妙師，燈下偶及世故，不覺談一二交遊短處，既而思我非如來，安知無誤，書此以記吾過。²²

²⁰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二十七。

²¹ 《紫柏尊者別集》卷三，CBETA 電子佛典本。

²² 《紫柏老人集》卷二十一，CBETA 電子佛典本。

這裡講的是萬曆十五年（1587）的事情，當時紫柏在蘆芽山，與妙峰夜談，說到某人的缺點，後來覺得這樣議論不好，於是特意紀錄下來以為自己記過。為了這次議論，紫柏還做了一首詩，題名〈與蘆芽主人談世故有感〉：

雲屋寥寥冰雪重，燈前盃茗論英雄。
情關未破寧無失，世路相遭豈易公？
共飲每憐愁不共，同床未必夢相同。
年來多少傷心事，總付瞿曇妙觀中。²³

此詩大意是說，在冰雪覆蓋的山間小屋，二人秉燭夜話，議論天下英雄；自己凡情未了，論人未必得當，世上遭遇之事，哪有那麼多公平？平生交往的人，未必志同道合；這些令人傷心的事情，都要用佛教的眼光看待。詩題中的蘆芽主人就是指妙峰。

同年冬，紫柏仍在蘆芽。據紫柏〈雜錄〉記載：

萬曆丁亥冬，余結制蘆芽。禪餘無事，偶與主人妙師閱及此篇，妙師捧腹笑而淚下，余問：「何故若是？」妙師曰：「我笑中有痛。」余又問：「痛甚事？」妙師曰：「痛他父子情忘，始做得賊。」余感妙師知言，故錄之。²⁴

根據這個記載，萬曆十五年（1587）冬，紫柏在蘆芽山結冬，當時與妙峰談起五祖法演禪師（？-1104）講的賊父教兒子偷竊的故事，妙峰聽罷，一邊笑一邊落淚，紫柏問他為什麼這樣，妙峰回答說：我是痛心那個賊父對孩子無情，讓孩子通過冒險學會作賊。在紫柏看來，妙峰從法演講的故事中看出了修禪要打破情識束縛的要點，所以說妙峰善於「知言」。

關於蘆芽山的華嚴寺，按照〈行實碑記〉的記載，當時皇帝賜名「永慈大華嚴寺」。據清代史料記載：

華嚴寺在蘆芽山，明萬曆年重修，上有率法台、捨身崖、琳宮，虧雲蔽日，鐵塔插漢摩空，千里朝謁，四方檀施。寺雖亞於清涼，而山實勝於五台矣。明崇禎初寇毀。²⁵

²³ 《紫柏老人集》卷二十六。

²⁴ 《紫柏老人集》卷二十二。

²⁵ 《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寺觀」三，《四庫全書》電子本。

可見妙峰當年的華嚴寺，在崇禎初期就已被毀，所以很少留下記載。蘆芽山現在有雷鳴寺，是一九九〇年代重建。據學者調查，蘆芽山「汾源近旁的山坡上有雷鳴寺遺址，古為晉北名剎，可惜於七〇年代全毀，三百餘間建築殘跡依稀可見」²⁶。這裡提到的雷鳴寺，就是在華嚴寺遺址上修建的寺院。蘆芽山本是佛教聖地，據說其歷史比五台山還早，華嚴寺應係古剎，因妙峰的關係而被御賜重建，崇禎年間被毀，而後又經重建，俗稱雷鳴寺，「文革」時期徹底破壞。

關於妙峰修建萬固寺，憨山說是受王崇古的委託，歷時三年，而沒有說明是在什麼時候。按照〈行實碑記〉的記載，妙峰於萬曆十九年（1591）「回滇。受山陰王請，修萬固寺殿塔」。就是說修建萬固寺是在萬曆十九年，動員妙峰的是山陰王。所謂「回滇」，是指妙峰第二次去雲南雞足山。所謂「修萬固寺殿塔」，是指修建萬固寺的佛殿和古塔。按照〈行實碑記〉的記述順序，妙峰修建萬固寺好像是他第二次去雲南之後的事情。事實上，萬固寺的重建工程進行了很長時期，妙峰的參與可能更早。

萬固寺是歷史悠久的古剎，寺內現存佛塔和無樑殿，都是妙峰的傑作。佛塔始建於北魏，嘉靖三十四年（1555）大地震，塔身傾斜。萬曆十一年（1583），內閣首輔張四維與舅父王崇古一同發起重建²⁷。兩年後張四維去世，王崇古繼續其事，並請妙峰負責施工。萬曆十四年（1586）開工，萬曆二十二年（1594）完成。其間王崇古去世（1588年），而後其子王謙、王益繼續修建²⁸。新建的佛塔高五十四米多，磚結構，塔額曰「多寶佛塔」，兩旁有落款：「大明萬曆十四年歲在丙戌春三月吉旦上柱國少保兵部尚書郡人鑑川王崇古題」，「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郡人鳳磐張四維書」²⁹。由此可知，塔額由王崇古命名，張四維書寫。據說萬固寺的規模就是妙峰奠定的，如來殿裡現在還保存有萬曆二十四年（1596）妙峰製作的王勃〈釋迦成道記〉³⁰。

²⁶ 劉潔、孟彩萍〈山西管涔山地質遺跡資源及其旅游開發研究〉，網站名稱：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網頁地址：<http://www.globalgeopark.org.cn/thesis/4648.htm>，檢索日期：2021年11月20日。

²⁷ 張四維（1526-1585），字子維，號鳳磐，平陽府蒲州（今山西運城市芮城縣）人，王崇古的外甥。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歷任翰林院學士、吏部左侍郎，萬曆十年（1582）任內閣首輔。《明史》卷二百一十九有傳。

²⁸ 參見〈晉行·運城：永濟萬固寺〉，網站名稱：新浪博客，網頁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3ba8bcca0102xkyu.html，檢索日期：2022年1月25日。

²⁹ 參見〈河東訪古3（永濟編）〉，網站名稱：簡書，網頁地址：<https://www.jianshu.com/p/9ae994e61c0b>，檢索日期：2022年1月25日。

³⁰ 參見〈萬固寺〉，網站名稱：百度百科，網頁地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万固寺/3115341?fr=aladdin>，檢索日期：2021年11月23日。



萬固寺

無樑殿³¹

關於妙峰到山西三原造橋，憨山說是受李世達的邀請，而沒有說明是哪一年。〈行實碑記〉在上面的「修萬固寺殿塔」之後接著說：「復受溫中丞純、王中丞象乾之虔請，修三原澤河寺橋。諸既竣事，乃還蘆芽。」就是說妙峰的三原造橋是受溫純和王象乾的委託，時在萬曆十九年。三原有清河，又名清峪河，所謂「澤河」，恐怕是「清河」的誤寫。這件事涉及三個人物，即李世達、溫純、王象乾。

李世達（1533-1599），字子成，號漸庵，又號廓庵，陝西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萬曆年間先後任山東巡撫、總督漕運兼鳳陽巡撫、刑部尚書、左都御史等職。《明史》卷二百二十有傳。因李世達當過左都御使，所以憨山稱他為「大中丞」。

溫純（1539-1607），字景文，號一齋，陝西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歷任知縣、巡撫，官至工部尚書、左都御史，有《溫恭毅公集》。萬曆十九年，溫純與知縣高進孝發起修建清河龍橋，萬曆三十年（1602）竣工，當時請妙峰設計。《明史》卷二百二十有傳。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號霽宇，新城（今山東桓臺）人。隆慶五年（1571）進士。先後在保定、河南、山西任地方官，萬曆二十二年（1594）任宣府長官，二十八年（1600）兼任兵部右侍郎，次年改左侍郎，同年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四川巡撫。萬曆三十六年（1608）任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萬曆四十年（1612）任兵部尚書。八十三歲時任總督，綜理宣、大、山西軍務。因王象乾曾任右都御使，所以〈行實碑記〉稱他為「中丞」。

³¹ 二圖引自〈河東訪古3（永濟編）〉，網站名稱：簡書，網頁地址：<https://www.jianshu.com/p/9ae994e61c0b>，檢索日期：2022年1月25日。

三原古龍橋³²

憨山所謂「陝西渭川河水病涉三元」，或許是錯把「涇河」當作「渭河」，因為涇河流過涇陽，離三原也比較近，而渭河較遠；「三元」應作「三原」，指涇陽東邊的三原縣；所謂「大中丞廓菴李公」，是指左都御使李世達。假如當時確是李世達邀請妙峰去涇陽造橋，那麼實際的情況很可能是涇河氾濫，殃及三原，於是有李世達的邀請。但是，涇陽沒有妙峰建造的大橋，也不見有妙峰造橋的歷史記載，而在鄰縣的三原，倒是有一座明代古橋，叫作「古龍橋」，與妙峰有關。據光緒版《三原縣新志》卷二：「龍橋，在縣北門外，舊架以木，萬曆二十年少保溫公倡建石橋。」可知此橋建於萬曆二十年（1592），由溫純發起建造。據說此橋由妙峰設計，僧人性經負責後勤供應，萬曆十九年（1591）九月開工，萬曆三十年建成³³。當時李維楨撰有〈三原縣龍橋記〉，其中說：

陝以西稱壯縣，曰涇陽、三原，而三原為最，沃野百里，……蓋三秦大都會也。邑南北二城，清河貫其中，深十丈，而贏廣倍之。河故架木為橋，不可以久，水漲橋敗，腰舟木嬰，載胥及溺，問水濱，葬魚腹，其人可以澤量。……太子太保溫公慨然曰：「當吾世而不為邑人捍大患，何用鄉先生？」為謀於邑長及父老，必石橋，一勞永逸。計徒庸，慮財用，當三萬金，先以百金為倡，邑人及監司守令，各捐助有差。而公起家為司寇、御史大夫，念未嘗不在橋也，割其祿秩千金，繼之介弟、編冢子，予知咸加一力焉。橋廣三丈三尺有奇，高七丈五尺有奇，長三十有三丈，皆石鈎連鐵錮之，為勾欄若干，具甚嚴飭，下為門，傍為堤，石蓄入地者丈有奇。更植大木千餘株，為棧泰山，

³² 本圖引自〈你不知道的三原——古龍橋〉，網站名稱：資訊咖，網頁地址，<https://inf.news/culture/>，檢索日期：2021年11月23日。

³³ 參見〈你不知道的三原——古龍橋〉，網址同上。

而四維之不固於此矣。……有蒲阪僧福登，募施資。有僧性經某某，在量功。……橋作於萬曆十有九年九月，而成於三十有一年有二月。³⁴

就是說三原縣有清河，將縣城分為南北兩部，這裡原有木橋，每逢洪水，橋毀人亡，於是工部尚書溫純倡議建造石橋，並帶頭捐款。關於妙峰，文中說他「募施資」，就是募捐和捐款，實際上很可能還參與了設計。〈三原縣龍橋記〉的作者李維楨（1547-1626），字本寧，號翼軒，京山（今屬湖北）人。隆慶二年（1568）進士，歷任編修、修撰，萬曆年間長期在陝西，任右參議、提學副使，晚年官至南京禮部尚書，當時頗有文名，《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有傳。他對陝西的情況比較了解，這個記載可以證明妙峰確實參與了三原龍橋的建設。結合李維楨的記載來看，〈行實碑記〉關於妙峰的三原造橋說更為可靠。

〈行實碑記〉說妙峰在三原修建寺橋，就是說他當時修建了寺院和橋樑。橋樑就是三原的清河龍橋，那麼寺院呢？涇陽現在保存有一座明代建造的崇文塔，高八十七米，磚構十三級，由李世達發起重建，也是萬曆十九年（1591）開工，與三原龍橋同時，塔下原來也有寺院，或許就是妙峰當初修建的。

萬佛洞是妙峰返回蘆芽山途中建造的。這座石窟位於山西寧武縣化北屯鄉寧化村西的寧越山，萬曆十九年（1591）開鑿，清代同治、光緒年間重修，至今尚在。洞窟頂上有「大明萬曆十九年歲次八月初二妝彩完工」題記，洞門上方有王崇古題寫的「萬佛洞」三個大字，洞門外左右兩側刻有妙峰的詩，右側是〈萬佛洞〉詩，作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其文如下：

巖龕天設自開闢，霄壤渾然一法體。
妙相圓充碧嶂間，靈光深隱丹崖裡。
施能工，運奇指，鑿出慈容無數已。
識得白毫處處彰，乾坤何所不如此？

這首詩在愍山的妙峰傳裡叫作「自讚詩」，其中第六句「鑿出慈容無數已」的「慈容」，愍山誤作「如來」。左側是〈洞頂華藏海〉詩，作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其文云：

本自虛融絕尊倫，圓充圓遍徹空塵。
飛埃列嶂含華藏，秉識陶形顯法身。

³⁴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五十四下，明刻本。

妙旨音聲溪澗水，真如相睹碧雲嶙。
毗盧性海渾無際，具眼何勞動口唇。³⁵

從王崇古的題字來看，可以想見他是妙峰開鑿萬佛洞的支持者。



寧化萬佛洞³⁶

按〈行實碑記〉記載，妙峰在萬曆十七年和十九年兩次去雲南，而雲南之行又是促成他為峨眉山建造銅殿的一大因緣。萬曆十七年（1589），妙峰奉李太后懿旨，到雲南雞足山頒賜藏經。關於這件事，清代范承勳（1641-1714）的《雞足山志》卷四也有記載：

大覺寺，……萬曆十七年，楚僧本安同吳僧福登，齎慈聖太后懿旨一道，頒藏經至山，儒全、宗堯延請本安居之。³⁷

就是說，當時本安、妙峰二僧奉旨到雞足山大覺寺，頒賜藏經，當地的儒全、宗堯二僧請本安留了下來。文中把妙峰說成「吳僧」，應是「晉僧」之誤。關於本安，《雞足山志》卷六有記載：

本安，號無心，大覺寺開山和尚也。承天人，俗姓舒。幼隨母至燕，不茹葷。遂辭母，祝髮法海寺。年十六受戒，大闡宗教。萬曆己丑，慈宮頒藏鷄山，賜紫衣。與妙峯同賫至山，奉藏華嚴。師駐錫大覺，一山無不宗仰。

³⁵ 參見鄭志東〈尋古探今寧化城〉，《寧武報》，2020年8月5日。

³⁶ 本圖引自《西妹兒帶你游山西：寧武縣萬佛洞》，網站名稱：每日頭條，網站地址：<https://kknews.cc/zh-cn/travel/3xneevo.html>，檢索日期：2021年9月9日。

³⁷ 《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15冊，廣陵書社，2006年，第263-264頁。

可見本安是北京法海寺的僧人，萬曆十七年和妙峰一起到雞足山，於是留在那裡。

按〈行實碑記〉的說法，妙峰去雲南，路過峨眉山，得知山上的普賢殿屢次毀於火災，於是默默發願，要為峨眉山建造銅殿。不過，按照《清涼山志》的說法，妙峰早年南方行腳時，就已經發願為佛教三名山（普陀、五台、峨眉）建造佛像和銅殿了。

又按《清涼山志》卷三的妙峰傳記載，自從妙峰在蘆芽山建成華嚴寺以後，就開始了他的建設時期：

自此建叢林、修橋樑、鋪山路者二十餘年。凡大工程，他人不能成者，一請登料理，不久即成。成則去之，不復過問。一生所興大道場十餘處，并其他工程，由登之福德智慧，與其忠誠，故上自皇帝宰輔，以迄士庶，無不敬仰信從而樂施之。³⁸

從蘆芽山時期開始，妙峰就不斷地「建叢林、修橋樑、鋪山路」，在二十多年間，先後建起十多處道場，以及其他工程。日野比丈夫根據文獻記載和實地調查，將妙峰的建築梳理如下：

寺院類

1. 中條山棲巖寺 讚嘆寺是棲巖寺的一部分，可能是山陰王發起修建。
2. 蘆芽山華嚴寺 有七層萬佛鐵塔。明末毀於戰亂。
3. 重修萬固寺 舍利塔第五層是如來殿，有三間閣樓，每間有圓錐形斗拱，頂上為圓天井，工藝和無樑殿相同。此後妙峰的建築幾乎都是無樑殿。
4. 峨嵋山 銅殿和藏經閣。
5. 寶華山 銅殿和兩座無樑殿。
6. 五台山 七處九會殿。
7. 五台山 龍泉關外惠濟院，藏經閣。
8. 阜平縣城東長壽莊 慈佑圓明寺（為李太后建），後名普佑寺。
9. 太原永祚寺（重修） 關野貞在大雄寶殿內發現銘文：「新建宣文塔永祚寺。總督塔工京都太僕寺少卿王，經理塔工福登妙峰，寫入塔經真澄。」
10. 寧武萬佛洞 牆面雕刻華藏世界十方佛剎。

橋樑類

1. 陝西渭河十三孔橋 應李世達之請。
2. 宣府城南洋河廣惠橋 應宣府巡撫王象乾之請。

³⁸ 《中國佛寺志叢刊》第9冊，第151頁。

3. 阜平縣普濟橋
4. 崞縣滹沱河大橋（長五里）
5. 太原城南汾水大橋 未完成而去世。³⁹

又據〈行實碑記〉記載：「妙大師於永明寺、長壽莊、阜聿橋、印鈔石、都之寶塔寺，共立不朽之業，豈筆舌能盡哉？」這裡提到的「永明寺」，就是五台山的顯通寺；「長壽莊」，是指阜平縣長壽莊的慈佑圓明寺；「阜聿橋」，應是指阜平縣的普濟橋；「印鈔石」，憨山稱為「忍草石」，是龍泉關附近的地名，妙峰在那裡建惠濟院；「都之寶塔寺」，就是北京的寶塔寺，這是日野比丈夫沒有統計到的項目。總之，從蘆芽山時期開始，妙峰的主要精力都用於建築，其中建造最多的是寺宇，最輝煌的是三座銅殿。

接下來再看憨山的記載。寧化萬佛洞建成不久，妙峰又被王象乾請到宣府修建大橋。宣府是明代的一個軍事單位，叫作宣府鎮，它的指揮機關設在現在的河北宣化。王象乾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擔任宣府巡撫，在這個位子上幹了五六年。有一年秋季，宣府河道發洪水，王象乾親赴蘆芽山，把妙峰請到宣府，妙峰在宣府建起一座三十二孔大橋，橋身設為兩層，以防特大洪水。

按照憨山的記述，妙峰修建宣府大橋是在「渭川之役」之後、峨嵋銅殿之前。「渭川之役」實際上是以萬佛洞工程結尾，時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因此宣府大橋的修建應在這一年稍後。這座大橋早已毀壞，據乾隆版《宣化府志》卷八記載：

廣惠橋，在城南洋河上，萬曆二十六年巡撫王象乾建，有記。《縣志》：康熙十九年圮二洞，總鎮閻可權補以土橋，人便之。四十五年圮四洞，橋遂廢。

可知此橋名為「廣惠橋」，位於宣化城南洋河，建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發起人是王象乾；到了清代康熙年間，一部分橋孔坍塌，大橋廢止。又據明代郭正域（1554-1612）的〈洋河建廣惠橋碑記〉，當初的工程負責人就是妙峰：

會妙上人福登有戒行，從寧武董將所來，曰：「大事在心，勝緣非偶，欲橋而橋，勿與俗同。」……為層者二，為級者六，為門十有七，橋長千尺，廣並數軌。……凡始自己亥仲夏，越明年孟冬而落成。……妙上人經營之。⁴⁰

³⁹ 參見日野比丈夫〈妙峰福登の事蹟について〉，《塚本善隆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第 588-592 頁。

⁴⁰ 民國版《宣化縣新志》卷十六。

可見工程期間為萬曆二十七年（1599）到二十八年（1600），妙峰負責「經營」，橋身分為兩層，共有十七孔。「廣惠橋」早已頹毀，不過萬幸的是，2019年，人們在宣化洋河的舊河道中發現了這座橋的遺跡⁴¹。



宣化洋河廣惠橋遺跡⁴²

七、建造三銅殿

（一）峨眉山銅殿

從萬曆二十七年（1599）到三十四年（1606），妙峰先後為峨眉山、寶華山、五台山建造了三座銅殿。據憨山記載，妙峰在建成宣府大橋之後，就根據自己的夙願，要製造鍍金的三大士像，以及三座銅殿，分別送給三大名山。三大士就是普賢、觀音、文殊三尊菩薩，三大名山是指峨眉山、普陀山、五台山，它們分別是上面三大士的道場。萬曆二十七年（1599）春，妙峰到潞安府（今山西長治），見到明朝宗室藩定王朱理堯（?-1633）。朱理堯是第七代藩王，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襲封，他的封地就在潞安府。當時他正在為峨眉山製造鍍金的普賢菩薩像，聽妙峰說起製造銅殿的想法，便決定出資幫助建造峨眉山的銅殿，並讓妙峰到荊州負責監造，費用由藩王提供。做成的銅殿高、寬各有一丈多，諸佛菩薩像都是鍍金的，非常精美，然後送到峨眉山。

當時王象乾剛好轉任四川巡撫，和妙峰交流學習佛法的心得，頗為投機，並幫助妙峰製作普陀山的銅殿。於是妙峰在四川採銅，在荊州加工，然後把銅殿運到龍江。龍江是指龍江關，也就是現在南京的下關。到了龍江以後，妙峰先派人到普陀

⁴¹ 參見〈宣化：洋河濕地治理工地發現明代古橋遺址〉，網站名稱：新浪新聞，網頁地址：<https://news.sina.cn/2019-08-23/detail-ihytcern3023397.d.html>，檢索日期：2021年12月4日。

⁴² 〈一起走近宣化這座明代石橋〉，網站名稱：搜狐，網頁地址：https://www.sohu.com/a/432528625_734969，檢索日期：2021年12月6日。

山，探問山上能否接收，可是普陀山的僧人極力推辭，不肯接受，於是銅殿無法送出。無奈之下改變計劃，將銅殿送給南京的寶華山，同時上奏李太后，於是賜建殿宇，安置銅殿，結果在寶華山建起宏偉的寺院。

在龍江期間，妙峰又四處化緣集資，建成五台山的銅殿。萬曆三十三年（1605）春，銅殿運到五台山，安置在顯通寺。當時萬曆皇帝和李太后都特意派太監前去視察，監督建造新的佛殿。萬曆三十四年（1606），在顯通寺建成一座全磚製的七處九會大殿，皇帝賜額「勅建大護國聖光永明寺」。竣工時，按照《華嚴經》的說法，把這座大殿設為七處九會道場，請十位大法師講演《華嚴經》，參加者一千二百人，費用由朝廷出資，又一次盛況空前。

上面是憨山的記載。按照〈行實碑記〉的記載，妙峰在建成宣府大橋之後，回到蘆芽山，瀋王見到妙峰，高興地說：「你已經辦成了好多事，現在可以在山上安心住下了。」這時，妙峰把為峨眉山製造銅殿的想法告訴了瀋王，瀋王給妙峰一萬兩銀子，讓他從棧道入蜀。當時王象乾擔任川湖貴州軍務總督，同時兼任四川巡撫。妙峰買了很多銅，鑄造成殿，非常精美，王象乾看了說：「三大士是平等的，你把普賢的銅殿做得這麼精美，就不擔心觀音和文殊兩位菩薩抱怨你對他們不夠平等嗎？」妙峰說：「我沒有一分錢，只管出力，假如兩位菩薩抱怨，那也要先怪罪你們當官的。」於是王象乾和太監丘乘雲發起建造另外兩座銅殿，做得和峨眉山的同樣精美。造好之後，一座送到五台山，安置文殊菩薩，一座送到寶華山，安置觀音菩薩。三座銅殿落成之後，李太后分別頒賜藏經，萬曆皇帝派中常侍張然到三山傳旨祝賀，又賜予五台山永明寺的寺額，並開設七處九會道場，作為慶賀。

上面是〈行實碑記〉的記載。按照這個記載，妙峰和瀋王相會是在蘆芽山，而不是潞安；妙峰為寶華山和五台山造銅殿，似乎不是原來的計劃，而是王象乾激勵的結果；王象乾對妙峰的援助，是因為妙峰的激勵，而不是王氏自身的主動。總之，和憨山的記述有些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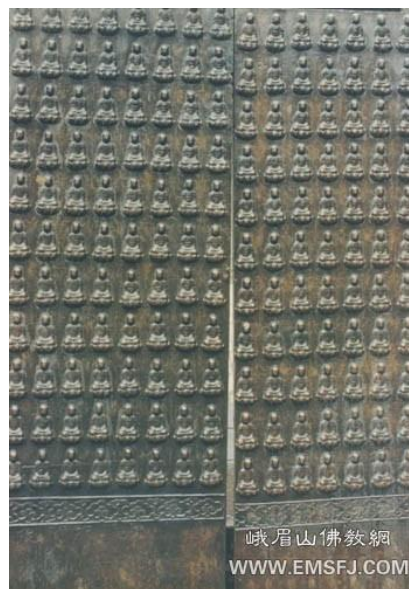
王象乾任川湖貴州軍務總督、兼四川巡撫是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妙峰為峨眉山造銅殿，也在這年前後。另外，妙峰在建造銅殿的同時，還在五台山和寶華山建造了無樑殿，它們至今尚存。

妙峰當年為峨眉山建造的銅殿已經不存，但銅殿的大門和記述銅殿的銅碑還在。銅門上有許多佛像，銅碑兩面刻有碑文，正面是王毓宗撰寫的〈大峨眉山永明華藏寺新建銅殿記〉，背面是傅光宅撰寫的〈峨眉山普賢金殿碑〉。這兩篇碑文在《峨

《峨嵋山志》裡也有收錄⁴³，但有若干文字遺漏，下面參照碑文拓本的錄文加以校補⁴⁴，以便獲得更接近原貌的錄文。



峨嵋山銅殿碑（銅製）



峨嵋山銅殿的銅門⁴⁵

大峨眉山永明華藏寺新建銅殿記⁴⁶

今上在宥六合，誕育蒸人，嘉與斯世，共臻極樂。遣沙門福登，齋聖母所頌龍藏，至雞足山。登公既竣事，還禮峨眉鐵瓦殿。猛風倏作，棟宇若撼。因自念塵世功德，土石木鐵，若非勝，若非劣，外飾炫耀，內體弗堅，有摧剝相，未表殊利。惟金三品，銅為重寶。瞻彼玉毫，敞以金地，中坐大士，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閣臺觀，水樹花鳥，七寶嚴飾，罔不具足，不越咫尺，便見西方。以此功德，迴施一切眾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皆得親近供養一切諸佛菩薩，共證無上菩提。既歷十年，所願力有加。瀋王殿下，文雅如河間，樂善如東平，以四方多事，痼瘵有恤。久之，聞登公是願，乃捐數千金，拮據經始，為國祝釐。會大司馬王公，節鎮來蜀，念蜀當兵侵之後，

⁴³ 參見許止淨《峨嵋山志》卷六，《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17冊，第266-268頁、第269-271頁。

⁴⁴ 本文參照的是隅田正三和何大勇的轉錄。1900年，日本僧人能海寬在四川獲得若干碑文拓片，其中包括這兩篇碑文。2008年，隅田正三發表〈能海寬の将来した中国・四川省の拓本〉一文（載於《石峰》第13號，2008年3月），其中有〈大峨眉山永明華藏寺新建銅殿記〉的錄文。而後何大勇發表〈日僧能海寬收藏的四川拓本研究〉（載於《石峰》第4號，2019年3月）一文，增加了〈峨眉山普賢金殿碑〉的錄文。相比較而言，《峨嵋山志》的錄文雖有遺漏，但是錯誤較少，因此這裡把它作為底本。

⁴⁵ 此二圖引自〈峨眉山佛教〉，網站名稱：佛教與文物，網站地址：<http://www.emsfj.com/fsgn/ShoWPhoto.asp?PhotoID=327>，檢索日期：2021年9月7日。

⁴⁶ 這個題目，《峨嵋山志》作「大峨山新建銅殿記」。

謂宜灑以法潤，洗滌陰氛，乃與稅監丘公，各捐資以助其經費。已，中使銜命，奉宣慈旨，賜尚方金錢，葺置焚修常住若干，命方僧端潔者主之。庀工於萬曆壬寅春，成於癸卯秋。還報王命，額其寺曰「永明華嚴寺」。遐邇之人，來游來瞻，嘆未曾有。登公謁於九峰山中，俾為之記：

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法華會中，廣施方便。檀相薨雲，遍周沙界，竹林布地，上等色天，所以使人，見像起信，而為功德之母，萬善所由生也。法界有情，種種顛倒，執妄為真，隨因感果，墮入諸趣。當知空為本性，性中本空，真常不滅。六塵緣影，互相磨蕩，如金在鎔，鑪冶煎灼，非金之性；捨彼熔金，求金之性，了不可得。十方刹土，皆吾法身。一切種智，或淨或染，有情無情，皆吾法性。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惟寂智用，渾之為一。然非因像生信，因信生悟，欲求解脫，若濟河無筏，無有是處。故密義內熏，莊嚴外度，爰闢廟塔，以為瞻禮，馨潔香花，以為供養，財法並施，以破貪執，皆以使人，革妄歸真，了達本性而已。

登公号妙峰，力修梵行，智用高爽，法中之龍象，山西蒲州萬固寺僧也。贊曰：

世尊大慈父，利益於眾生。功德所建立，種種諸方便。後代踵遐軌，嚴飾日益勝。如來說法相，皆是虛妄作。云何大蘭若，福遍一切處？微塵刹土中，塵塵皆是佛。眾生正昏迷，深夜行大澤。睹面不見佛，冥冥罔所睹。忽遇紅日輪，赫赫出東方。三千與大千，萬象俱悉照。亦如日春至，百卉盡發生。本自含萌芽，因法而溉潤。亦如母憶子，形神兩相通。瞻彼慈憫相，酌我甘露乳。唯知佛願弘，聖凡盡融攝。熒熒白毫相，出現光明山。帝網日繽紛，報珠仍絢爛。欄楯互周遮，戶各洞啟。天龍諸金剛，擁護於後先。既非圖繪力，亦非土木功。於一彈指間，樓閣聳霄漢。星斗為珠絡，日月成戶牖。即過阿僧劫，此殿常不毀。願我大地人，稽首咸歸依。一覽心目了，見殿因見性。若加精進力，了無能見者。佛法難度量，讚嘆亦成妄。諸妙樓觀間，各有無量光。各備普賢行，慎勿作輕棄。我今稽首禮，紀此銅殿碑。佛為證盟，同歸智淨海。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九月之吉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漢嘉就鶴居士王毓宗頓首撰 晉右軍王羲之書
雲中朱建雄鐫 吳郡吳士端集

峨眉山銅殿法派 普行澄清海，智鏡常照明。聞思修心德，覺遍性圓融。

峨眉山普賢金殿碑⁴⁷

贈進士第中憲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勒提督學政前河南道監

⁴⁷ 這個題目，《峨眉山志》作「峨眉山金殿記」。

察御史聊城傅光宅撰

余讀《華嚴經》，佛授記震旦國中，有大道者三：一代州之五台，一明州之補怛，一即嘉州峨眉也。五台則文殊師利，補怛則觀世音，峨眉則普賢願王。是三大士，各與其眷屬千億菩薩，常住道場，度生弘法。乃普賢者，佛之長子，峨眉者，山之領袖。山起脈自崑崙，度葱嶺而來也，結為峨眉，而後分為五嶽。故此山西望靈鷲，若相拱揖授受，師弟父子，三相儼然。文殊以智入，非願無以要其終。觀音以悲運，非願無以底其成。若三子承乾，而普賢當震位，蜀且於此方為坤維，峨眉若地軸矣。故菩薩住無所住，依山以示相。行者修無所修，依山以歸心。十方朝禮者，無論緇白，無間遠邇，入山而瞻相好，覩瑞光者，無不回塵勞而思至道。其冥心入理，捨愛棲真者，或見白象行空，垂手摩頂，直游願海，度彼岸，住妙莊嚴域，又何可量，何可思議哉？顧其山高峻，上出層霄，鄰日月，磨剛風，殿閣之瓦，以銅鐵為之，尚欲飛去，榱桷棟樑，每為動搖。宅辛丑春暮登禮焉，見積雪峰頭，寒冰澗底，夜宿絕頂，若聞海濤震撼，宮殿飛行虛空中。夢驚嘆曰：「是安得以黃金為殿乎！」太和真武之神，經所稱毗沙門天王者，以金為殿久矣，而況菩薩乎？居無何，妙峰登公，自晉入蜀，攜瀋王所施數千金，來謀於制府濟南王公，委官易銅於酆都、石柱等處。內樞丘公，復捐資助之。始於壬寅之春，成於癸卯之秋。殿高二丈五尺，廣一丈四尺四寸，深一丈三尺五寸。上為重簷雕甍，環以繡櫺瑣窗，中坐大士，傍繞萬佛，門枋空處，雕畫雲棧劍閣之險，及入山道路，逶迤曲折之狀。滲以真金，巍峨晃漾，照耀天地。建立之日，雲霞燦爛，山吐寶光，澗壑峰巒，恍成一色，若兜羅絲，菩薩隱現，身滿虛空。嗚呼異哉！依眾生心，成菩薩道，依普現行，證如來身。非無為，非有為，非無相，非有相。大士非一，萬佛非眾。毗盧遮那如來，坐大蓮華千葉之上，葉葉各有三千大千，一一世界，各有一佛說法，則佛佛各有普賢為長子，亦復毗盧舍那如來，由此願力成就普賢大願，即出生諸佛。賓主無礙，先後互融，十方三世，直下全空，亦不妨歷有十方三世。華嚴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此一殿之相，足以盡攝之矣。大矣哉！師之用心也。豈徒一錢一米作福緣，一拜一念為信種哉？師山西臨汾人，受業蒲之萬固，後住蘆芽梵剎，興浮圖。起住上谷，建大橋數十丈。茲殿成，而又南之補怛，北之五台，皆同此莊嚴，無倦怠心，無滿足心。功成，拂衣而去，無係吝心。是或普賢之分身，乘願輪而來者耶？宅敬信師已久，而於此悟大道之無外，願海之無窮也。歡喜感嘆，而為之頌曰：

峨眉秀拔，號大光明。有萬菩薩，住止經行。普賢大士，為佛長子。十願度生，無終無始。金殿陵空，上勢天宮，日月倒影，萬佛圍繞，莊嚴相好。帝網珠光，重重明了。西連靈鷲，東望補怛。五台北拱，鐘磬相和。是一即

三，是三即一。分合縱橫，彰顯三密。示比丘相，現宰官身。長者居士，國王大臣，同駕願輪，同游性海。旋嵐長吹，此殿不改。壽同賢聖，淨比蓮華，六牙香象，遍歷恒沙，威音非遙，龍華已近，虛空不銷，我願無盡。

萬曆癸卯九月之吉

吳郡吳士端集

唐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褚遂良書 雲中朱建雄刻

兩篇碑文都作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九月，即銅殿建成之際。〈大峨眉山永明華藏寺新建銅殿記〉的作者王毓宗，字相甫，四川嘉定人，萬曆二十八年（1600）任翰林院檢討，後來官至翰林院侍讀、冊封正使。從他的碑文可知，萬曆十七年（1589），妙峰奉李太后懿旨到雞足山頒賜藏經，返程途經峨嵋山，禮拜金頂，遇到大風，寺宇搖晃，於是發願製作銅殿，目的既是為了堅固，同時也為了方便人們親近諸佛菩薩，共證菩提。十年以後，妙峰的想法得到瀋王的資助，還有四川巡撫王象乾、稅監太監丘乘雲，也都捐資贊助，於是銅殿終於建成。工程從萬曆三十年（1602）春開始，次年秋完成。建成之後，皇帝賜額「永明華藏寺」。

〈峨眉山普賢金殿碑〉的作者傅光宅（1547-1604），字伯俊，別號金沙居士，山東聊城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萬曆二十九年（1601）任成都知府，次年任提刑按察司副使，三十一年任提督學政。根據他的碑文，妙峰於萬曆二十九年到峨嵋山，帶來瀋王贊助的資金，與王象乾商議，王派人在酆都、石柱（兩地今屬重慶）購銅，太監丘乘雲也出資贊助。工程始於萬曆三十年（1602）春，完成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秋。銅殿高二丈五尺，寬一丈四尺四寸，深一丈三尺五寸。殿內安置普賢菩薩像，四壁有萬佛圍繞，鍍金裝飾，輝煌耀眼。

值得注意的是，傅光宅在碑文裡還指出妙峰的銅殿設計所包含的意蘊，那就是：銅殿裡有成千上萬的毗盧遮那佛像，每尊佛都坐在蓮華上，每朵蓮華都含有三千大千世界，每個世界都有一佛說法；由於普賢菩薩是佛的長子，所以每尊佛都有普賢菩薩作為長子，毗盧遮那佛也由這樣的願力成就普賢的大願，從而生成諸佛，也就是說普賢是由佛所生，然後又成為佛。傅光宅認為，這樣的關係就是「賓主無礙，先後互融」，它是《華嚴經》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觀點的具體表現，而妙峰就是要通過一座殿的佛像來展現這樣的關係，所以說他的銅殿設計含有深意，那就是《華嚴經》的法界觀。

（二）寶華山銅殿和無樑殿

繼峨嵋山之後，妙峰又建造了寶華山銅殿。關於這件事，《寶華山志》有焦竑和黃汝亭的碑文，他們對當時的情況作了比較具體的記述。焦竑的碑文題名為〈敕建寶華山護國聖化隆昌寺觀音菩薩銅殿碑〉，其中說：

先是，有妙峰師福登者，為晉之蒲州人，通達無礙，慧解多能，勤求于八清淨心，成就于五菩提法。曩于西蜀，廣購南金，造大士像三軀，各為殿以貯之，文殊、普賢，奉安有所，獨觀音大士，擬送普陀，緣事未果，乃遍卜佛前，得華山而定居焉。……聖母慈聖皇太后，及今上皇帝，念聖祖龍興之地，闡釋真乘，羽翼大化，為功不淺，各賜大藏一部，滲金塔一座，山名寶華山，寺名護國隆昌寺，並給金錢，助其修葺，俾守備內監劉朝用董之。⁴⁸

就是說，妙峰到寶華山之前，先在四川製作了文殊、普賢、觀音的像，其中文殊、普賢的像都有地方安置，只有觀音像，原來打算送到普陀山，可是因為某種原因不能送達，於是改在寶華山安置；李太后和萬曆皇帝考慮到這裡是明王朝的發祥地，而且佛教有益於教化，於是頒賜大藏經一部，鍍金銅塔一座，寺名改為「護國隆昌寺」，還撥出資金修葺寺院，讓太監劉朝用負責。這篇碑文作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作者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澹園，世稱漪園先生、焦太史，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十七年（1589）狀元，是明代著名的史學家。

黃汝亭的碑文題名為〈敕建寶華山護國聖化隆昌寺碑〉，其中說：

嘉靖間，有僧普照，仿跡尋址，構廬而居，纂修其緒。萬曆初，其徒明律，稍張拓之。歲在乙巳，厥運斯新，乃有妙峰登師，液銅為殿，住錫金陵。師為峨嵋、清涼、補陀三山發願造三銅殿，以往有士大夫謂補陀薄南海，出沒島夷，侈名啟寇，不可。於是留其一金陵，諸大刹皆願選地以奉。師總其地而卜之曰：「歸華山，三卜三吉。」于是普照徒子明慧率諸眷屬以庵基山場，約百餘畝，請師置殿，聿建梵刹，供眾叢林，南內諸監，同為證明。于佛誕日安置茲殿，是夜遠近居民，皆見此山放大光明炬，如連珠，若華嚴之帝網。……師念建刹功德匪渺，思得精進幢，弼諧勝業，乃自峨嵋白水寺，請南宗深公來。深公許諾，俱詣京師奏請，上施製曰可。施造寺金一千，賚經一藏，滲金毗盧佛一尊，幢幡二首，賜額曰「護國聖化隆昌寺」。遣御馬監太監張然來。慈聖皇太后施金二千，賚經一藏，及幢幡、滲金寶塔、觀音大士

⁴⁸ 《寶華山志》卷六，《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3冊，第202-205頁。

像，遣奉御太監閻鸞來。二師皆蒙賜紫。復請慈壽寺天空祿公為隆昌總持，當十方雲水縑素之歸，亦蒙慈聖賜紫。……數百步而上，則銅殿在焉。精光煜燦，并映霞日，翼以石臺，左文殊而右普賢，礪磚琢石，矩駢繩界，淨不容唾，煌乎備哉！……寶公之業，千載彌振，然則妙峰之宏肇，南宗之匡弼，天空之軌持，皆寶華之宗臣，法輪之佐運，先後樹功，與山不朽者也。⁴⁹

就是說，嘉靖年間，普照和尚來到寶華山，結庵而居，到了萬曆初年，他的弟子明律進一步擴建；萬曆三十三年（1605），妙峰造了三座銅殿，來到南京，其中一座本來要送給普陀山，但是有人說普陀山地處海島，銅殿容易招徠賊寇的劫掠，所以不同意接收；於是這座銅殿留在南京，各大寺院都想接納，妙峰經過占卜，決定送給寶華山；當時普照的弟子明慧，把自己小廟一帶百餘畝山地貢獻出來，讓妙峰修建寺宇，安置銅殿；建成之後，妙峰把峨嵋山白水寺（即萬年寺）的南宗深公請來，並向朝廷報告，於是朝廷賜給他們銀錢千兩、大藏經一部、鍍金毗盧佛像一尊、幢幡二面，並賜寺額「護國聖化隆昌寺」；李太后也贊助銀錢二千兩、大藏經一部，以及幢幡、鍍金寶塔、觀音菩薩像；又請北京慈壽寺的天空祿公和尚來作隆昌寺的住持；銅殿建在山上，裡面供奉觀音像，左右各有磚殿，分別供奉文殊和普賢；南北朝時期，寶誌和尚曾住此山，千年以後，妙峰、南宗、天空三位高僧重振宗風，其功不朽。這篇碑文也是作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作者黃汝亨（1558-1626），字貞父，錢塘（今杭州）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曾任南京工部尚書郎，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作此碑時，任職禮部郎中。

妙峰興建寶華寺，憨山聞訊，有詩寄贈。其詩收錄在《寶華山志》卷十五，茲錄於下：

聞妙峰大師鼎新寶華，軍中寄懷
四十年曾乞食過，祇陀精舍傍恆河。
中條山湧青蓮髻，華岳雲騰碧海波。
城郭千家還舍衛，法身三展變婆娑。
何時重荷降龍錫，麻谷床前再羯磨。

寄懷妙大師三截句
寶華山色蘸江流，師住中峰最上頭。
麻谷床前志公錫，迄今風韻鬼神愁。

⁴⁹ 《寶華山志》卷六，《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3冊，第212-216頁。

長江一帶自天來，流入千華洗劫灰。
把斷要關看砥柱，慈航不數濟川才。
天涯行盡路途難，毒霧炎風任飽餐。
千里千華真面目，五更夢斷徹心寒。



寶華山隆昌寺銅殿遺址



寶華山銅殿遺物⁵⁰



寶華山隆昌寺無樑殿⁵¹

妙峰當年建造的銅殿已經不在，不過銅殿的一部分構件還有保存。另外，妙峰當初在銅殿的左右兩側各建一座全磚結構的無樑殿，它們至今尚存。

⁵⁰ 此二圖引自金陵未醉人《江蘇寶華山隆昌寺》，網站名稱：新浪博客，網站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87f7d00102zgoy.html，檢索日期：2021年9月7日。

⁵¹ 引自〈寶華山隆昌寺〉，網頁地址：<https://mapio.net/pic/p-11209904/>，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1日。

（三）五台山銅殿和無樑殿

妙峰為五台山建造的銅殿安置在顯通寺。關於這件事，李維楨的〈聖光永明寺記〉有如下記載：

聖光永明寺在五台山，漢名大孚靈鷲，以藤蘭故；北魏一名花園，以十二院故；唐名大華嚴，以新譯經故；明永樂名大顯通，以多神應故；萬曆三十五年，上始賜今名云。初，蒲阪僧福登游蜀，為文殊師利象及殿，金十萬斤，高二十五尺，廣深各十有五尺，水陸萬餘里，將至，議所奉安，僉曰顯通可。時登並造大士普賢像、殿，制皆同。上聞而賜金三百，錢十五萬，慈聖太皇太后賜數倍之。已而上金書《佛說眼明經》十二卷，為慈聖祝釐。先期有五色雲見于山者，三日已而經至，萬目讚誦。自是歲拜上及慈聖，所賜金錢、幡幢、法器無算，中涓相繼於道，以寺制狹小，不稱上意，革故鼎新，上為易名，而敕登住持。登辭以老，請得寶塔寺住持僧法須來代。須，武陵人，講經都下三十年，其住持寶塔也，亦奉慈聖旨，賜千佛冠，千佛衣，有加常等。須既至，乃與登經營，不三年而工具舉，更寺門東向，北為千手文殊殿，左右為十方堂，為敬業堂，南復為文殊殿，如故時象。進為三身佛殿，沿顯通之舊而加麗焉。進為七處九會殿，事光明遍照佛，皆累瓴甃，無柱棟。進為請聖殿，為五須彌塔，為新造金殿。掘地而得徐花石若干枚，適與殿等，事甚奇。翼以兩藏經閣，閣亦用瓴甃，若漢屬玉之意。其左右則有祖師、伽藍諸殿，禪堂、講堂、庖湏、庫廩、養老居、疾若僧廬，凡千餘楹。維楨與登相識於京師，且四十年復會晉陽，同遊五台，而屬為之記。⁵²

所謂聖光永明寺，就是顯通寺，以往叫作大孚靈鷲寺、大華嚴寺等等，明代永樂年間改稱顯通寺，萬曆三十五年（1607），妙峰擴建以後，賜名「聖光永明寺」。按照文中記述，妙峰先在四川造好了文殊銅像和銅殿，然後運到五台山，決定安置在顯通寺。當時萬曆皇帝和李太后都賜給了銀錢。由於顯通寺規模較小，於是重新擴建，皇帝賜名聖光永明寺，並讓妙峰擔任住持。妙峰以年齡為由推辭，同時請寶塔寺的法須和尚來代任⁵³。法須與妙峰合作，不到三年時間就完成了擴建。擴建後的顯通寺，寺門朝東，南北各有文殊殿，左右為十方堂、敬業堂；接下來是三身佛殿；然後是新建的七處九會殿，供奉光明遍照佛，全磚製，無樑柱；然後是請聖殿，有五座銅塔和銅殿，還有兩座藏經閣，左右有祖師殿、伽藍殿、禪堂、講堂等等，共有九十餘間殿宇。經過妙峰的擴建，顯通寺成為五台山規模最大的寺院。〈聖光永明

⁵² 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五十四上，明刻本。

⁵³ 寶塔寺，原址在北京南禮土路寶塔寺胡同，始建於明正統十三年（1448），現已不存。《日下舊聞考》卷九十六：「順天府西有寶塔寺。」

寺記〉的作者李維楨早年在北京和妙峰相識，萬曆四十年（1612）又和妙峰在太原重逢，同遊五台山，這篇紀文應作於萬曆四十年之後。

萬曆四十年（1612），妙峰被皇帝敕封為「真正佛子」，時任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蘇惟霖為妙峰題寫了「清涼妙高處」五個大字，又在碑陰寫了一篇跋文，其中有云：

蒲阪有僧曰妙峰登公者，以莊嚴作佛事，幾遍閭浮。其大者曰金殿，凡三出現：一住大峨，普賢居之。一住華山，世尊居之。一住清涼，文殊居之。登公因卓錫焉。其他隨地而作，作曆不能算。……清涼深遠博大而醞釀最厚者，莫如臺山。臺山金碧錯落而妙好嚴整者，莫如永明。登公祈余顏其七處九會道場，遂援筆而書之清涼妙高處，公色喜，為跋於碑陰。⁵⁴

按照蘇惟霖的說法，三銅殿是妙峰建築成就的代表，顯通寺的銅殿建成以後，妙峰就住在那裡；五台山以顯通寺最為莊嚴，蘇惟霖應妙峰的請求，為七處九會殿題寫了「清涼妙高處」。

妙峰建造的銅殿，完整保存到現在的只有顯通寺的一座。他當初建造的無樑殿中，也數顯通寺最為壯觀，而且它的構造是按照《華嚴經》的七處九會說設計的。



五台山顯通寺

⁵⁴ 趙林恩《五台山碑記》上冊，第18-19頁。



妙峰建造的銅殿



妙峰建造的七處九會殿

按照憨山的記載，妙峰還從事過其他建設項目：一是在五台山搭橋鋪路。他初到五台山時，看到道路崎嶇，「於是溪設橋樑，石鋪大路，三百餘里」。二是阜平縣（今屬河北保定）的建設，共有四項：第一是普濟橋，「修阜平縣橋，賜額『普濟』」；第二是接待院，「建接待院一座，以為往來息肩之所」，這個接待院或許就在普濟橋附近，以供來往行人落腳休息；第三是惠濟院，原本是建在龍泉關外忍草石的一座茶庵⁵⁵，皇帝賜名「惠濟院」，僧人在此捨藥施茶，修行養老，後來又蒙頒賜藏經，建起佛殿，最終成為佛寺；第四是慈佑圓明寺，位於阜平縣長壽莊，是根據李太后的意旨建成，有三丈六尺高的阿彌陀佛像，院落七層，山門、鐘鼓樓、廊宇、寮舍一應俱全，規模宏大，皇帝賜額「慈佑圓明寺」。以上阜平縣的建設，具體年代不詳，但從憨山的敘述來看，好像是妙峰住五台山時期的業績。

關於普濟橋，未見有其他史料記載。據同治版《阜平縣志》卷二：「阜邑向有古橋三：一曰永濟橋，在城東五十里。一曰萬年橋，在城西四十里。一曰西橋，在城西一里。皆久圯。」這裡提到的三座古橋，不知建於何時，清代已經毀壞，不知妙峰建設的普濟橋是否也在其中。

惠濟院在龍泉關附近。龍泉關是明長城真保鎮的一處關口，位於今河北阜平縣西部的龍泉關鎮，東距阜平縣城約三十五公里，西距五台山約三十公里，是燕晉兩地的重要通道，當初有軍隊駐紮，於是有了居民、村落，乃至寺院。現如今，龍泉關鎮顧家臺村有一座招提寺，據同治版《阜平縣志》卷二「寺觀」：「招提寺，仁皇帝所賜之名也，在龍泉關之東。」從五台山的角度來說，這裡剛好在龍泉關的「關外」，與妙峰所建惠濟院的方位相合。招提寺據說始建於明初，「招提」之名由康熙皇帝御賜，它會不會就是妙峰修建的惠濟院呢？

⁵⁵ 忍草石，〈行實碑記〉作「印鈔石」，二者讀音相近，其實是指同一地名。

妙峰修建的慈佑圓明寺，後代稱為「普佑寺」。據同治版《阜平縣志》卷二記載：「普佑寺，在邑東長壽莊，明萬曆中建，碑記尚存，有佛像高三丈六。」這座寺院就是妙峰所建的慈佑圓明寺，佛像就是三丈六尺高的阿彌陀佛像。普佑寺位於阜平縣城以東十公里的西莊村，俗稱「大佛寺」，據說建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石碑上刻有「敕建長壽莊洪慈普佑寺御製碑記」大字，清代和近代都曾擴建，頗具規模⁵⁶。

又據憨山記載，「師居臺山，當建立時，亦應他緣」，就是說妙峰在五台山修建聖光永明寺（顯通寺）期間，還應接了其他建設項目。這些項目有三：一是崞縣（今山西原平）滹沱河大橋，「適山西撫臺孚公請修崞縣要路滹沱河大橋，長五里」，就是說，剛好在修建聖光永明寺時，妙峰應山西巡撫孚公之請，修建了崞縣滹沱河大橋，橋長五里。二是省城大塔寺，「工竣，又修省城大塔寺殿宇」，就是說，妙峰在滹沱河大橋完工之後，又修建省城晉陽的大塔寺。三是省城的「會城要路橋」，「完，晉王請修會城要路橋，長十里」，就是說，在大塔寺完工之後，妙峰又應晉王之請，修建省城內兩城相會的要道和橋樑，長十里。這些工程都發生在妙峰的晚年，特別是最後一項，妙峰在工程期間病倒，返回五台山，而後去世。

關於滹沱河大橋。

首先，邀請妙峰建橋的山西巡撫孚公是誰？今已不詳。那麼當時的山西巡撫是誰呢？妙峰修建滹沱河大橋是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當時的山西巡撫是李景元（？-1613），他曾擔任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萬曆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任山西巡撫。李景元作為山西長官，為了整備省內交通要道，邀請妙峰建橋，乃屬分內，責無旁貸。

其次，這座大橋建在哪裡？對於這個問題，妙峰的傳記裡沒有記載，不過，最近山西當地有人考察，認為現在五台縣境內瑤池村一帶的濟勝橋，就是妙峰所建滹沱河大橋的位置⁵⁷。另外，有的人還在濟勝橋附近的寺院發現明清時代的碑記，碑文中有妙峰在這裡建橋的記載。例如明代李昌時（1582-1619）的〈佛入聖化寺記〉裡說：

⁵⁶ 〈景點大全·普佑寺〉，網站名稱：來旅行旅遊網，網頁地址：<https://www.zijiay.cn/ListLHS/ScenicSpot?id=28233>，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2日。

⁵⁷ 參見郭耀庭〈「佛門魯班」所建崞縣滹沱河大橋今何在？〉，網站名稱：搜狐，網頁地址：https://www.sohu.com/a/442901596_261152，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4日。又參見〈濟勝橋的前世今生〉，網站名稱：七六五新聞，網頁地址：<https://765news.com/history/299322.html>，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7日。

是年，妙峰禪師發願創橋，立志以遊捐募，諸臺上人感其誠，欲續其志而未遑。遂有西域法王，住錫於臺，為今上（萬曆皇帝）所崇禮。王以微言動聖天子，發帑金助之，此橋所由作也。是水在代、崞、忻、定之間，其底盡沙潰，又沖決非定，難尋其基。獨此三縣接壤處，兩山遙對，一脈暗聯，且為京省通衢，欲作擇地，無如此便。顧此地去村落漸遠，畚鍤既興，昌庇風雨，是即橋之上流，建蘭若一區，列屋數間，周以崇垣，僧之董橋事者居其中。因其山為聖化掌，遂以名寺，此寺所由興也。

這篇碑文作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文中說妙峰當初發願建橋，募捐籌備，後來有位住在五台山的西域法王向萬曆皇帝進言，於是才由官府出資修建；滹沱河多沙，橋基難立，而這一帶剛好是代、崞、定襄三縣接壤之地，又是連接山西和京城的要道，最適合建橋；當時造橋的僧人在這裡修建了幾間房屋，以便休息，後來成為寺院，由於它位於「聖化掌」山谷，所以就叫「聖化寺」。這座橋的所在地原來是瑤池渡口，橋北面有鳳凰山餘脈兔嘴山，西側的山谷就是聖化掌，當年妙峰帶領僧人在這裡建橋，於是順帶建起聖化寺。另外，在橋址附近的洪福寺，現在還保存有清康熙年間梁大勳的〈瑤池茶庵碑記〉，其中說：「瑤池渡口，定、崞、臺三邑接壤，明末妙峰和尚創建石橋，未成而化，至今石尚累累。」這個記載也證明妙峰建橋的地址就在瑤池渡口，工程未完成他就去世了。據推測，這座大橋很可能沒有建成。一九二七年，閻錫山在這裡修建濟勝橋，據說當時還使用了妙峰留下來的石料。後來閻錫山修建的大橋被炸毀，一九六九年在原址重建濟勝橋，一九九〇年代又在舊橋旁邊建起新橋，現在是三三七國道（原三三一省道）的必經之路。⁵⁸



濟勝橋，左側是新橋，右側是舊橋（一九六九年建）

⁵⁸ 參見〈濟勝橋創建之謎〉，網站名稱：搜狐，網頁地址：https://www.sohu.com/a/375505100_197494，檢索日期：2021年12月15日。下圖出處相同。

關於大塔寺。

妙峰修建省城大塔寺之事，蘇惟霖的〈行實碑記〉也有記載：

太原士民，持形像□乞師造浮屠於郡城之左，慈聖佐以金錢，塔成雙峙，名曰「宣文」。其下汾流，濟荒形勢，民命攸係，為造虹樑。⁵⁹

就是說，太原士民請妙峰建造佛塔，李太后也出資相助，結果建成雙塔，叫作「宣文塔」；附近的汾河不時氾濫，威脅民眾的生命安全，於是妙峰又在那裡建造橋樑。



太原永祚寺⁶⁰



永祚寺的無樑殿⁶¹

妙峰建造的大塔寺，就是太原的永祚寺。這座寺院始建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原名「永明寺」，萬曆三十六年（1608），妙峰主持擴建，改稱「永祚寺」。關於妙峰和永祚寺的關係，乾隆版《太原府志》有明確記載：

妙峰，陽曲僧，戒行見重於世。居郡中時，以永祚寺舊塔微側，更建新塔，今名雙塔寺。又謀於汾水上建石橋，事幾成，被徵而去。⁶²

永祚寺，在城東南門外高岡，明萬曆中，釋佛登奉敕建。慈聖太后佐以金錢，造兩浮圖，各十三層，名曰宣文，土人呼雙塔寺。京山李維楨記。登得舍利，

⁵⁹ 趙林恩《五台山碑文》上冊，第23頁。

⁶⁰ 引自〈永祚寺〉，網站名稱：搜狗百科，網頁地址：<https://baike.sogou.com/v7119378.htm>，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8日。

⁶¹ 引自〈太原永祚寺一覽〉，網站名稱：網易，網頁地址：<https://www.163.com/dy/article/GL178K920519J81Q.html>，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8日。

⁶² 乾隆版《太原府志》卷四十七，《太原府志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8頁。

納塔內。萬曆壬子重九，巡按蘇惟霖、考官郭士望、王成得訪登，觀舍利，惟霖撰碑。⁶³

這些記載說明，當時永祚寺舊塔傾斜，於是妙峰修建了兩座新塔，塔名「宣文」，俗稱「雙塔寺」；建塔時，妙峰把佛舍利放入塔中，後來蘇惟霖等人還前往拜觀；建塔之後，妙峰又在汾河上建橋。如今，永祚寺內保存的妙峰遺跡，除了高聳的雙塔之外，還有作為大雄寶殿的無樑殿，非常精美。

關於「會城要路橋」。

妙峰在永祚寺工程期間，應晉王之請，修建了太原的「會城要路橋」。晉王是指晉穆王朱敏淳（?-1610），他是第十一代晉王，住在太原。所謂「會城要路橋」，意思是兩城交會處的主要道路和橋樑。那麼「會城」是指哪裡呢？當初，太原城南門外還有一座南關小城，所謂「會城」，就是指太原城和南關之間的地帶。妙峰在太原期間，那裡建起一座「迎澤橋」。據萬曆版《太原府志》記載：

迎澤橋，在府城南迎澤門外，國初建，架木，遇虜警則懸起捍門。然緊連關城，歲久頽圯，人行不便。萬曆三十六年，巡撫李公景元重修，易為石橋，欲其永固，想更有深意。按察司李公維楨銘記。⁶⁴

明代太原城的南門叫作「迎澤門」，南門外還有一座關城，叫作「南關」，包括大南關和小南關。迎澤橋位於迎澤門外，與南關相連，原來是木造，年久朽壞，所以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山西巡撫李景元發起重修，改為更堅固的石橋；為紀念此事，李維楨寫了一篇〈改建迎澤橋銘有序〉，其中有云：

晉城左仰而右下，東北城址俯視西南樓櫓，若高屋建瓴也。城三面，惟南郭數千家之市，市有少城，所部東南諸名城大都，冠蓋輪蹄，輻輳不絕。南門樓曰迎澤，下有木橋，當兩城間，歲久圯毀。溝澮水注隍中，沒人咫尺，邈若河漢，樵蘇不入，細民無所舉火。⁶⁵

就是說，太原的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南面的外城有一座小城，就是南關；太原城的南門叫作迎澤門，迎澤門外有一座木橋，剛好在太原城和南關這兩城之間，由

⁶³ 乾隆版《太原府志》卷四十八「寺觀」，《太原府志全集》，第1220頁。

⁶⁴ 《太原府志》卷二十四「古蹟·橋渠」，《太原府志全集》，第470頁。

⁶⁵ 萬曆版《太原府志》卷二十三「藝文」，《太原府志全集》，第435頁。又見《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二十四，明刻本。

於年長日久，橋已朽壞；河溝裡的水匯入護城河中，水深沒人，一片汪洋，交通阻斷，民生受困，於是李景元發起建橋。

上面兩則引文都沒有提到妙峰，但是，迎澤橋修建期間，妙峰就在太原，橋的位置也符合所謂「會城」的特徵，而且李景元、李維楨都和妙峰相識，即使是晉王邀請妙峰造橋，也少不得李景元作為地方長官出面張羅，因此，當時妙峰參與修建迎澤橋的可能性極大。也許有人會問，憨山說妙峰「修會城要路橋，長十里」，可是迎澤橋沒有那麼長，這是怎麼回事？筆者認為，所謂「十里」，應當是連路帶橋合計的長度，迎澤橋只是其中的一段而已。



近代的迎澤橋⁶⁶

妙峰當年的迎澤橋早已不在，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迎澤橋影像是近代的，那是一座木橋，它的位置應當與妙峰所造迎澤橋大體一致。從一九三〇年代起，這裡建起水泥橋，以後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現在有一座迎澤大橋。

八、妙峰的作品

說到妙峰的詩文作品，很少有人知曉。就筆者所見，《寶華山志》卷十四收錄有他的組詩，名曰〈自畏歌〉，為方便讀者，抄錄於下：

自畏歌

自可畏，自可畏，無限光陰盡虛棄，
語默動靜未曾離，雖然未離爭自昧？

⁶⁶ 引自梁俊生〈太原迎澤橋的「一橋四變」〉，網站名稱：新浪新聞，網頁地址：<https://news.sina.com.cn/o/2020-03-18/doc-iimxyqwa1280882.shtml>，檢索日期：2021年12月28日。

妄承當，自哄自，六根門頭仔細試，
見聞覺知臨境時，件件推來便不濟。

這虛靈，無涯際，尋常遇境就蒙昧，
果爾色空一混融，總然相似還不是。

細審查，休輕易，莫將知解分真偽，
假若念起慧光騰，塵塵剝剝未能耳。

既不然，當自恥，十二時中挨排起，
幾時有醒幾時昏，冷暖自知如飲水。

一切色，見內融，萬象森羅體自空，
絲毫塵相不能破，即是無明礙眼睛。

群音響，遍界鳴，聞機寂寂絕異同，
耳外有聲生滅本，動靜雙存霧鎖空。

物有異，性無同，從來香臭不自名，
識情未斷妄分別，莫教錯認定盤星。

甘苦嘗，名號立，微言幻語空鳥跡，
擬議開口先失腳，過後承當總是癡。

覺冷暖，分細滑，離合渾忘玉無瑕，
妙觸宣明猶能所，性空慧日被雲遮。

識若生，無起相，澄潭秋月難比況，
未能圓充當有外，且莫自迷自欺誑。

隱山林，居城市，紛紛幻境寂滅體，
靈臺一點若圓明，任運隨緣無順逆。

或著衣，或喫飯，動靜施為莫羈絆，
頃刻相應不圓充，必須細細重鍛煉。

一無寂，群方顯，靈光一塊難收攬，
捏不聚兮撥不開，日用如前方可坦。

微芒靜，便猖狂，自於虛空論短長，
分別事理甚明白，逆順臨頭少主張。

這習氣，須調治，莫言生定難改易，
自誤一生甚可憐，乖異眾生成佛旨。

當自警，當自策，真實履踐方可說，
信解行証心境如，那怕虛空盡為舌。

禪不習，行不修，五千餘卷一毫頭，
塵中具眼如會得，大千沙界一浮漚。

困時睡，醒時起，閑看山雲聽流水，
山花野鳥皆具足，碧嶂秋輪亦如是。

滅滅子，要斟酌，行住坐臥細揣摩，
愛憎能所渾無間，少分相應須充擴。

一念生，一念滅，念念圓融無欠缺，
佛生體界自如如，涅槃生死水中月。⁶⁷

這首〈自畏歌〉，說好懂也好懂，說難懂也難懂，筆者就不妄自解釋了，還請讀者自行體會。

九、支持佛經研究和出版

說起妙峰，好像他只是一位建築家，其實他對佛教經典也有相當的造詣，而且慧眼識珠，對於自己看中的佛經研究，積極鼓勵，協助出版。這可以從他對交光真鑑的支持略見一斑。

萬曆年間，北京西湖寺有位學問僧交光真鑑，寓居在潞州（今山西長治），為《楞嚴經》作註，書名叫《楞嚴經正派疏》。大約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妙峰為了鑄造萬固寺佛塔的塔頂來到潞州，見到真鑑，真鑑把自己尚未完成的書稿拿給妙峰看，妙峰剛看了一部分，就覺得這是一部革故鼎新之作，大為讚賞，鼓勵真鑑早日完成，表示書成以後負責出版。三年以後，也就是萬曆二十四年（1596）冬，書稿寫完，妙峰又到潞州，想把書稿帶到蒲州出版，真鑑說要親自處理才行，要求暫緩。萬曆二十五年（1597）春，真鑑到五台山，而後到蘆芽山，在華嚴寺過夏。萬曆二十六年（1598）夏，真鑑到大同西巖寺講《楞嚴經》，剛好妙峰去宣化造橋，途經西巖寺，再次催促真鑑去蒲州，而後真鑑於當年冬天到了蒲州，住在萬固寺，

⁶⁷ 《寶華山志》卷十四，《中國佛寺志叢刊》第54冊，第591-594頁。

受到妙峰的熱情關照。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開版，一年後刻印成書。⁶⁸從真鑑的記錄可以看出，他這部書是在妙峰的鼓勵催促下完成的。

萬曆二十五年（1597），真鑑又寫了一部《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脉科判》（也叫《楞嚴經正脉疏科》），妙峰勸代王刻印出版。在妙峰的鼓動下，代王不僅出資刊刻，而且親自作序，妙峰擔任校勘，同時還有宋化卿居士出資贊助，於是此書得以出版。⁶⁹

真鑑解說《楞嚴經》的兩部著作，都是在妙峰的幫助下得以出版。當時和妙峰一起幫助的還有明朝宗室的代王，而且他是主要的出資人。那麼這位代王是誰呢？此王曾為《楞嚴經正脉科判》作序，可是他的序文現在不見了，所以沒有留下他的名字。不過，在《楞嚴經正派疏》的末尾，有一篇跋文，署名「持菩薩戒門下弟子、體玄子朱俊樞」⁷⁰，他在跋文裡稱贊自己的「王兄殿下，研精貝典，洞燭玄微」，就是說他那位藩王兄長精研佛典，深通佛理。這位「王兄」，應當就是作序的代王。從明代藩王資料來看，萬曆二十年代後期的代王是代康王朱鼐鈞（1559-1627），他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襲封，成為第八代代王⁷¹。代王的封地就在大同。

妙峰和當時的山西諸王多有聯繫，如山陰王、瀋王、晉王、代王等等，諸王當中不乏虔誠的佛教徒，表明那時山西的佛教氛圍相當濃重，於是吸引了一些學僧到這裡來研講佛經，妙峰聯合諸王為他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十、去世與評價

萬曆四十年（1612）九月，妙峰因病回到五台山，將顯通寺立為十方叢林，確定住持，讓其他人員返回原來的地方，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去世，享年七十三歲，法臘四十有餘。妙峰去世前，蘇惟霖派醫生前往看病和送藥，妙峰去世後，皇帝賜葬，亦即由國家安排後事，在顯通寺西側建塔，萬曆皇帝題寫塔額「真正佛子妙峰高僧之塔」，李太后賜予金錢、布匹，蘇惟霖撰寫塔銘，極盡哀榮。

按照〈行實碑記〉的記載，妙峰去世前，即萬曆四十年（1612）夏，賜金佛繡冠、千佛磨衲紫衣；十一月，授予「真正佛子」封號；十二月十九日去世，年七十三，臘五十一。如此說來，妙峰受戒應在嘉靖四十年或四十一年（1561-1562），當時二十二三歲，人在蒲州。關於妙峰僧臘的計算，蘇惟霖比憨山的說法早了十年，鑑於妙峰很早就出家的情況，恐怕蘇氏的說法更可靠。

⁶⁸ 參見真鑑〈刊楞嚴正脉後跋〉。

⁶⁹ 參見廣豐〈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脉科判翻刻緣起〉。

⁷⁰ 參見《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脉疏》朱俊樞跋。

⁷¹ 參見《明史》卷一百十七「諸王二」。

關於妙峰的為人和業績，歷史上有很多評價，其中講得最全面、最中肯的是憨山，他在〈寶華志傳〉的末尾寫道：

嘗曰：人以妙師為福田善知識⁷²，而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嗚呼！師果何人哉？起於孤微，卒能於天人中作一代廣大佛事也。以予蚤歲物色師於陸沉賤役中，及年三十，同行腳，刻志修行。既而臺山一別，三十餘年，除瑣瑣隨緣，始以小王助道，終至聖天子、聖母、諸王為檀越，凡所營建法施，應念雲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動費不止萬計，果何緣而能致耶？苟非心遊法界，圓融性海，所流不思議力，而能若此也耶？以予所知，師自發跡操方，住山行履，從來一衲外無長物，恒隨侍者無一人，即如所建立，皆秉明一心，而金錢施利，悉聽他人，曾未染指，隨立隨去，略無介懷。所成大剎十餘處，無一弟子為居守，住則隨緣，一毫不漏，去則若忘，寸絲不掛，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之往來，豈非深証唯心、遇緣即宗者耶？不然何能有此？師貌古骨剛，具五陋，目大鼻昂，唇掀齒露，喉結，面嚴冷，絕情識，無緣飾，終身脇不至席，即與予同處，每見一長，則惜如眼珠，纔見其短，則痛入心腑，偶見有失，則厲聲一喝，令人神悚，時時提撕，不啻古道吾之為雲巖，故予感師切磋之力，名雖道友，其實心師之也。雖別三十餘年，時時居然在目，如臨師保，生平不忘所自，豈非夙緣哉？……世多肉眼，概以福田視師，而不知其密造，故述師生平之概，使後世知我明二百餘年，其在法門建立之修行，亦唯師一人而已，豈易見哉？

就是說，人們以為妙峰是「福田善知識」，亦即只會給人們提供物質利益的僧人，而不了解他高超的精神境界；妙峰出身寒微，又是孤兒，最終在佛教事業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他年輕時和憨山相識，一同行腳修行，自五台山分手之後，從事建築三十餘年，得到皇帝、太后、諸王的贊助，所到之處，佛寺建起，他主持的往往是耗費巨資的大工程，若不是對佛教有完全透徹的理解，怎能取得如此不可思議的成就呢？他從早年行腳時就不積蓄財物，獨來獨往，不用侍者，修建寺廟也不計較報酬，先後建成十餘處大寺，從不安排自己的弟子去作住持，自己住與不住，也是隨緣而定，既不刻意追求，也無戀戀不捨，憨山認為，妙峰的這種態度，表明他已經達到「深証唯心、遇緣即宗」的境界；妙峰與憨山相處，每見對方有一點長處，都會特別珍惜，見到對方的短處，則會感到痛心，有時見到對方的過失，則大喝一聲，令對方驚醒，時時警惕，就像古時候道吾山圓智對待雲巖曇晟那樣⁷³，所以在憨山看來，妙峰是可以和自己交流切磋的朋友，名義上是道友，實際上相當於自己的老師，

⁷² 「福田善知識」，原文作「福田善」，據〈夢遊集傳〉校補。

⁷³ 圓智和曇晟都是藥山惟儼的弟子。

和妙峰分手三十多年以後，還不時感到像是受到他的保護；世人往往以為妙峰只會為人們提供物質利益，而不了解他內心達到的高超境界，所以憨山為妙峰記述生平，目的是要讓後人明白：在明朝二百餘年的歷史上，說到「法門建立」的功績，妙峰當數第一。所謂「法門建立」，是指佛教事業的開創。佛教事業包括方方面面，但是都離不開基本的物質基礎，假如佛教連自己生存的物質空間都沒有，那還何談其他？妙峰沒有著書立說，也沒有網羅自己的派系，他經營的大多是建寺造塔之類的「粗活」，而恰恰是這樣的努力，為佛教的開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保障，所以說功莫大焉。

憨山晚年還寫過一篇〈刻五大師傳題辭〉，收在《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三十一。文中說明朝開國時期朱元璋支持佛教，佛法大盛，超過前代，高僧大德輩出，後來佛教逐漸衰落，到了嘉靖、隆慶時期，衰落到極點，幸虧有李太后的扶持，得以復興，四十年間，法門龍象聚集，先後出現了五位大師，他們法門各異，但都符合佛祖的教導。五大師是指雲棲株宏（1535-1615）、紫柏真可、無明慧經（1548-1618）、妙峰福登、雪浪洪恩（1545-1608）五位高僧。從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在憨山心目中，妙峰確實是一代傑出的僧人。

總之，在憨山看來，妙峰不僅僅是一位「福田善知識」，同時也是一位「心遊法界，圓融性海」、「深証唯心、遇緣即宗」的得道高僧，在明代佛教中，他的「功行」最高，即使從所謂「佛學」的角度來說，他也在五大師之列。

另外再看兩條評語。一是傅光宅的評語：

師，山西臨汾人，受業蒲之萬固，後住蘆芽梵剎，興浮圖。起住上谷，建大橋數十丈。茲殿成，而又南之補怛，北之五台，皆同此莊嚴，無倦怠心，無滿足心。功成，拂衣而去，無係吝心，是或普賢之分身，乘願輪而來者耶？宅敬信師已久，而於此悟大道之無外，願海之無窮也。⁷⁴

另一條是《清涼山志》卷三的〈妙峰大師傳〉：

如登者，可畏人天師表，法門砥柱矣。當其閉關得鞋底時，若非由大根行，當即氣死，豈肯以此繫之於項乎？況已通宗教後，為養病故，討淨頭當。今人稍有見處，令彼打掃佛殿尚不肯，況廁室乎？又況偷空打掃，必至及其淨

⁷⁴ 傅光宅〈峨眉山金殿記〉。

潔乎？所興十處大道場，自己眷屬一人不住，其謙卑自牧，無有我相，唯知為法為人，了無自私之念。非乘願再來、振興法道者，能如是不乎？⁷⁵

傅光宅評語的重點是妙峰為了佛教建築永無倦怠，永無滿足，對自己的功績毫不留戀，可見當妙峰在世時，他的忘我無私、一心為了佛教的品德就已經為人所知了。《清涼山志》說妙峰具有超出常人的謙虛和忍耐力，又不謀私利，毫無私心，把他和後代的僧人相比，認為他堪稱「人天師表，法門砥柱」。

最後，筆者要說的是，妙峰是明代最偉大的高僧，他的建築成績並不限於目前通常了解的範圍，而是更多，恐怕還有我們尚不清楚的項目；他的建築不僅僅是物質的堆積和實用的物件，而是佛教理念的物質化表現，妙峰不是一般的建築家，而是一位把佛教思想融匯到建築物的佛教建築家，他特別善於用物質的建築形態表現華嚴的理念，這樣的精義與善巧，遠非一般的建築家和佛教義學者所能比；他的建築大多採用磚製無樑殿形式，當時主要是為了節省木材，現在從環保的角度看來，依然有示範意義；他的佛學素養、修行功夫、禪機參悟都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即使他沒有建築上的成就，也不愧為真修實證的高僧；他的人格充滿魅力，嚴格自律，生活簡樸，熱情厚道，樂於助人，雖與皇室權貴有廣泛交往，但從不利用這些關係謀取私利，也不經營個人的勢力範圍，而是一心為了佛教和大眾。在中國佛教史上，這麼多優點集於一身的高僧能有幾人？憨山把妙峰譽為明代佛教第一人，並非過獎吧。

⁷⁵ 《中國佛寺志叢刊》第9冊，第152頁。

